

目

本



王芸生

月

舊



王芸生著

日本半月



大公報叢書之一



前言

這本小書，是我旅行日本十六天的報告，曾發表於滬津渝三地的大公報。現在印成單行本，是爲了便利讀者的保存與參考。

這本書內的十二篇報告，是一個中國新聞記者在日本投降一年半後的視察報告。其中自然不免含有中國人的感情與見解。

日本縱然已戰敗投降，這個國家今後對於遠東尤其對於中國的關係仍然是極其重大的，且絕對有其不可輕視的重量。日本現在盟國管制之下在走着一條路，這條路雖然險巇暗淡，其前進的足跡是極其值得每個中國人加以注視的。我深幸得到一看戰後日本的機會，謹以這本小書貢獻國人，以爲注視這個關係我們國運至極重大的隣人的參考。

我應該特別向麥克阿瑟元帥致謝！若非麥帥賜與便利，這本小書是無由產生的。





731.279
8446:2
1947

目錄

- 一、暗淡險巖的前路……………一
- 二、由硫磺島到東京……………七
- 三、戰後日本人的思想及其對華的感識……………一三
- 四、通貨膨脹與黑市經濟……………一九
- 五、教育與文化急劇變化中……………二七
- 六、大可憂慮的賠償問題……………三三
- 七、易貨與貿易……………四一
- 八、華僑與留學生……………四九
- 九、憑弔原子城……………五五
- 十、遠東國際法庭與戰犯……………六三
- 十一、日本議會與黨政人物……………六九
- 十二、一串感想……………七九



暗淡險巇的前路

奉社命，參加應麥克阿瑟元帥邀請的中國赴日記者團，因有日本之行。記者團一行，計陳博生·陳訓念·牛若望·王雲槐·俞大酉·崔萬秋·陸鏗·宋越倫·范厚勤和我，共十人。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晚十時自滬起飛，翌午到東京，三月十五日離日返滬，除往返兩日航程，在日本共留十六日，爲時半月。記者團在日半月，承美軍總部招待及中國代表團協助，所以時間雖短，見聞接觸却極爲廣闊。在短短的半月時間，接觸的問題之繁多，性質之重大，我個人除了痛感智識的胃納不够強盛及消化能力欠缺之外，此行要算極受優待並且甚多收穫的了。歸來數日，略息疲勞，開始寫這篇「日本半月」，就所見所聞的當前日本各問題報告讀者。

日本是戰敗了，而且是它歷史上的空前之敗。就波茨坦宣言以及投降文書的精神言，今天的日本是無主權的被佔領國家。這樣的國家，當然是慘淡的。但日本却在這慘淡的國家境遇下，正在有條有理的摸索着一條行進的路。這條路相當暗淡而險巇，日本有形無形的差不多是在舉國一致的向這條路摸索行進着。在我們勝利一年半之後，世局動盪，國事擾攘，一個孤獨矮小的日本在皺着眉頭，作着笑臉，艱苦崎嶇的走着一條暗淡險巇的路。此路不遠，它將給日本民族的命運

一個新的擺佈，對於遠東全局又是一個滿含迷惑性的謎。這問題，對中國關係的重大，也是不待言的。

在日本半月，我們是受着盟軍總部（下稱盟總）的招待，所接觸的是美國軍官，日本各種社會各種樣人，以及少數中國人，社會是井然有條的，無形中有可以歸納得出的幾個顯然一致的情況。

所有美國的軍官，將校尉，可能包括一般士兵，一致認為盟軍佔領日本完全成功。關於這一點，他們一致推崇麥帥的領袖力，贊揚美國第八軍總司令艾肯柏格將軍（Gen. Eichelberger）的將才，更一致誇獎日本人好，說日本人是誠心誠意的與盟軍合作。盟軍佔領日本已一年半，據說從未發生過任何紛擾與困難。據一位美軍官說，佔領以來，日本政府極為聽話，命令它焚毀炸藥，就完全焚毀了，叫它抓戰犯，無論文武大員都抓來了。美軍登陸三天，即不需要帶槍，單身的美國女子從未遇過侮辱。佔領以來只發生過兩三件小糾紛，但調查結果，其過皆不在日本人。一位美軍上校，他在對日作戰期間曾經受過傷，他的兒子也在太平洋戰場上陣亡了，但是他却極口稱贊日本人之好。他說美軍在日本，較在世界任何地方為受歡迎，包括美國本國在內，也沒有如此歡迎美軍的。他將到瓜代之期，但他請求政府准他不回國，願意繼續留在日本。天真爛漫的美國大兵，的確給日本人迷住了，到處是九十度的鞠躬，到處是粉黛的笑臉，聽見英語就是命令輪音。鮮蹦活跳的美國孩子，處在這種一呼百諾無所不從的環境裏，他怎會不感到心滿意足呢？

所有日本人，上自天皇，下至平民，都一致表現出服從盟軍愛戴麥帥的樣子，對美國人一致是笑臉相迎，鞠躬到地。背過了美國人，雖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與想法，但表現在面上的却是一致的順從。一位國務大臣說，日本幸而是被美軍佔領，若被北面另一國家佔領，就不得了了。一個大報的主筆說，我們的心理是矛盾的，在日本民族的自尊心上，當然希望盟軍早撤，但鑒於反動勢力之未盡除且恐其再起，所以又不願盟軍早撤。一般平民，對美國抱好感的，佔絕對多數，這有幾個原因：①現代的日本人，他們是經過優勝驕傲的日子的。我們所遇到的日本人，幾乎半數以上是出過國的。他們在中國，在台灣，在朝鮮，過得都是優勝者的生活，他們着實欺壓過人。今天日本戰敗了，易地而處，則盟軍對他們的待遇，實在文明得多。②現在的佔領軍，全是戰後瓜代的新軍，沒在太平洋上作過戰，對日本無仇恨印象，所以更容易相處。③美軍雖過着優越的生活，不免要給食衣住行俱甚困難的日本人民以刺激，但麥帥的政策是把盟軍生活與日本人民隔開，盟軍不用日本鈔票，不進日本店鋪，一切食用物品皆由自國供給。雖然盟軍佔領費佔日本總預算的百分之二三十，但是由日本政府支應，一般人民直接感覺不到。④日本食糧缺乏，美國爲之輸入，所以日人甚爲感激。日本政界，對於麥帥更是無不恭維與服從。就連極左端的共產黨人，也持極端謹慎的態度，而不敢輕予批評。畏威懷德，於是樹立了麥帥與美軍在日本的輝煌地位。至於在上層的官僚羣，財閥圈，以及封建餘孽軍國主義份子們，他們是更恭順，更逢迎，更做得表裏如一，一味的討麥帥的歡心。我不願組織周內，說他們對麥帥有什麼不良之意。但是，他

們是有深刻用心的，他們是想在麥帥的蔭庇之下，投機再起。

麥克阿瑟元帥是受十一個盟國的委託，根據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文書的精神，去管制日本，解除日本的武裝（精神的及物質的），使不再爲世界和平之害，使日本建設爲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麥帥及其所領導的盟總，一年半來，在這方面的確建樹甚多。但同時，麥帥更有一個理想，就是：建設民主的日本，同時防阻共產主義。（這是麥帥所曾一再公開表示過的）。因此日本的民主須與社會主義隔離，而且還需要有防阻共產主義侵襲的相當力量。在這一點上，麥帥對於日本的價值有了較高的估量，因此，他一方面在管制日本，另一方面也在培育日本。以我在日本的半月考察，在賠償問題上，盟總似乎預備給日本保留相當高的工業水準。輕重工業均有，在前提上還希望能達到一個貿易出超的境地。橫須賀軍港還未盡毀，神戶基地完好無恙，神戶一個製鋼廠，是給海軍造船造砲的，規模之大，像一個鋼鐵城，並未列入賠償拆遷之列。據管理員說，爲了日本最低限度的需要，此廠保留給日本，改做洋釘與鐵條之用。這工廠還有六個分廠，大約也一致保留了。日本的警察，是世界有名的，原封未動；龐大的漁船隊，馳騁海上；還有幾百萬退伍軍人，在鄉間還存在着明的暗的組織。一旦有事，都是武力。在曾經遭受日本幾十年侵略慘禍的中國人看來，這是可怕的後患。但一位美國軍官於盛贊日本人的乖與好之後，又說，對於日本需要佔管一代（one generation）。他又補足一句說，「日本不可怕，可怕的是另外一個國家。」在日的盟軍既有此心理，日本的封建勢力就有投機的天地了。吉田茂敢公然說：「吾人亦

在對共產黨作戰，北方且有一極危險之敵須慎防。」就是這種投機的公開說明。封建層的投機，是有意識的，至於大多數的日本人民是極容易循大流而行進的。這是一條極暗淡而險巇的路，而日本民族却甚可能循此路投機前進，而走向另外一悲劇。

命運之神，是不可思議的。九十多年前（一八五三）美將彼理（Commodore Perry）率領黑船打進日本，由神奈川登陸，日本由此開國，接受西洋文化，而有明治維新；現今日本復受美國原子彈的轟擊，解甲投降，受麥克阿瑟元帥的管制。日本人頗有把當前受美軍佔管擬之爲「日本再開國」者。然則，日本再開國的前途究將如何呢？

東京朝日新聞總編輯高野信氏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因爲封建勢力的存在，只維新了一個表層，所以闖了這次大禍；日本這次敗戰後，大家一致說要向民主新生，但因爲封建勢力的依然存在，將來日本的民主化恐怕仍只是一個表層。

我說：日本人民的吃苦耐勞，清潔整齊，守秩序，是可佩的，只是他們容易無選擇的順從強力行進，陷於悲劇而無悔。過去他們曾經跟着天皇走，跟着軍閥走，演成日本民族的悲劇。今後假使再是無選擇的跟着一種強力走，而且日本的封建勢力已在有意識的引導日本人民行進一條暗淡險巇的投機冒險的路，會不會再給日本民族招來一個更大的悲劇呢？

在歷史上無例外，凡是日本民族投機冒險的時候，首先吃虧的必是中國。我們怎能無憂呢？日本天然是一個悲劇的民族。連音樂舞蹈，都帶有悲愴的氣氛。絲竹金革，概作濁重短急之

聲；詩歌俳句，一律哀怨感傷。日本現在有一首流行歌曲，到處在唱：

「唇兒挨近了蘋果，

默然看着藍天；

蘋果什麼也沒說，

但，它的心情充分可知，

蘋果可愛呀，

可愛的蘋果！」

這蘋果，曾歷劫運，甘演悲劇的人們可能再把它投入萬丈的深淵。

由硫磺島到東京

記者團一行，於二月二十六日晚九時半，搭ATC的巨型運輸機，自江灣起飛。起飛前，同行人看過遇險演習的影片，每人都帶上浮水圈和降落傘。男男女女的旅客，都給這兩件救命的傢伙弄成怪模怪樣。夜風勁疾，星月在天，人們都懷着似緊張也似輕快的心情爬進了飛機的肚子。昇空後，俯瞰在眼底的是上海的夜景，準備在幾小時後再俯瞰東京的夜景。

飛機顫動着，茫茫黑夜，人們有的倚睡，有的臥眠，有的瀏覽書報，有的在講笑話，我却在想：多年敵國的心臟之東京，在幾小時後就要到達了，這比我由重慶回上海還要容易。在往古，中國人把日本三島稱爲東瀛，看做可望而不可即的仙山；至近代，人們去游日本，是懷着沈重的心情，去看望欺壓我們的鄰邦侵略國的情景；今天我們去日本，却是在國家抗戰勝利一年半以後，去考察投降後的日本情況。在世界大局中，我們這十個中國新聞記者組成的團體，穿越上海東京間天空的旅行，算不了一件什麼了不起的事，而在中日關係史上，這實在是相當不平常的事了。我心裏在想，勝利後的中國，假使無內戰，經濟建設了，政治民主化了，我們這個記者團去到日本，不更光輝嗎？不更嘴饞嗎？

飛行了六小時，飛臨東京的上空。大家一陣興奮，準備着陸了，而飛機盤旋許久，因機場附

近有火警，不得降落。先說飛到琉球，以後決定飛往硫磺島。這消息，給旅客們一瞬間的失望。在我們這羣新聞記者，多坐幾小時飛機，能够多到一個未曾到過的地方，也正是意外的收穫。

深夜飛航，茫茫太空，行行復行行，漸漸黎明的白光射入機內，約莫飛行了四小時，於二十七日晨七時餘到達了硫磺島。這個蕞爾小島，週圍不過十英里，孤峙在大海之中，一片大飛機場，躺着一排排的活動房屋，恰如營盤，道旁幾株槎枒老樹，連綴着稀疏的青草，此外便是黃土道與吉普卡了。

這個島，同事朱啓平兄戰時曾經來過。這是太平洋美軍打進日本本土的第一個登陸島。兩軍鏖戰，把硫磺島打成一座火燄山，數萬日軍完全「玉碎」在此島上，美軍的犧牲也極重大。當美軍登陸時，島上屍積，只有從墳墓中鑽出幾個鬼樣的活人。美軍以血與火的代價登陸硫磺島後，得到這個空軍基地，然後纔能無遮攔的去轟炸日本本島。由硫磺島到東京，這原是盟軍進入日本的勝利之路，今天我們這小小的記者團也循此路而達東京，也正是一個佳話。

這真是一個孤島，環顧皆海，只島的附近停着幾艘鐵船。海水是黑鴉色，靜止不波，島上絕無市街民居，只是被一個龐大的飛機場佔領着。撲鼻的是汽油味，觸眼飛揚的是赭黃色的塵垢。我們一行，一夜航程，夙倦未消，又沾染上新的風沙。這島因爲地位偏南，雖在清晨，也覺奇暖，到處找不到一個洗洗手臉的地方。就這樣汚手汚腳的被吉普卡送到一幢活動房屋裏去進早餐。

餐後閒眺，一望無際的海水，還是那麼黑而靜。這座火燄山上，既無土著，也很少見日本人

• 在島邊偶而還有幾幢小木屋，寬亮燈，是殘留的日本風味。島上別無生產，只產硫磺，縱目四望，赭黃色的地表，有些處還向上冒着烟。在幕府前後時代，這裏常是罪犯流配之所。戰前，島上人也不多。只是幾千人，採硫磺，種蔗製糖。現在只有一百多名日本人做苦工，給美軍修路及搬運。這小島，對人類甚少貢獻，這次戰爭，却有幾萬人的血流在它身上。到現在，它的價值仍只是軍事的，它是美軍的一個海空根據地。

一聲呼喚，大家又都高高興興的爬進飛機的肚子。別了硫磺島，人們似毫無留戀之情。

上午十時許自硫磺島起飛，下午二時半到了東京，在羽田飛機場降落。下機後，第一感覺到東京的天氣並不比上海冷，且較爽朗。麥帥總部及中國代表團均有代表來接，握手寒暄後，第一件事就是聽攝影記者調遣，把我們這羣怪模怪樣的中國記者攝入鏡頭。

羽田機場的所在地，是東京橫濱間的工業區，汽車沿途所見，雄壯的高架電線，破壞的工廠，寬寬的馬路，兩旁疏落落的小房子。這是經過轟炸後漸漸恢復整頓的樣子。我從重慶來，重慶七年多的生活，跑警報避空襲，是主要的一部分。我看見過大火燒了半個重慶城，我看見過血肉模糊的同胞屍體，我個人也曾幾度由死亡逃出。在重慶時，我聽見東京被炸是興奮的，今天見到東京戰後的劫灰，竟無一些同情的直感。這就是戰爭的罪惡，本是善良的人，竟會不知不覺的被投入仇恨記憶的小牢籠裏。冷靜想想，着實可悲！

到日本後，我會幾度向日本人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生長在華北一個大城的天津，今年已四十多歲，從我能記憶事情的童年起，深印在我腦裏的，就是日本欺壓中國，日本兵駐紮天津，排隊，打靶，兵兵兵，鬧個不休，不管中國人怎麼受！由九一八到七七，日本軍閥對中國的欺凌逼迫，無論如何怯弱的人，也都感覺到戰爭之不可免。在日本軍閥的眼中，中國人那裏還是人，所以只有抗戰相拚了。今天日本失敗了，中國雖無報復加於日本，日本人是否也在懷恨中國而想報復呢？」日本朋友的回答，一致是：「日本人民絕不怨恨中國，我們已深知軍閥的罪惡，我們只有深深感覺對不起中國！」我深望這回答是由衷之言。

到東京，記者團一行住在帝國飯店。這是東京第一流的旅館，爲盟總徵用，專供招待盟國人士之用。我們到時，有許多朋友迎候，而同時也被新聞記者圍住。自身是新聞記者，而今成爲新聞記者訪問的對象，這還是一種新的經驗。在我們到東京的當日，「世界日報」有一篇題爲「歡迎中國記者團」的社評，其文如次：

「戰敗的日本，在種種意義上已成世界注視的標的，各國檢討其實情的報道陣容，已達完成之境域。最爲完備者爲美國，而中國報數家也派有特派員常川駐在日本。其公正的報道散見於各報。此次，以中國報界之著名日本通陳博生氏爲團長，以「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之著者王芸生氏以及其他優秀的報人爲團員的有力記者團蒞臨日本視察，關於其實情將作集約的報道，這是我們所衷心歡迎的。」

知人，不應在其得意時，而應在其失意時。由於錯覺，自負其強大武力而從事於侵略戰爭時的日本，不能看見民族的真實姿態。然在戰敗後食糧困難，經濟危機，生產停滯的今日日本，則正有民族之生地。果能克服此種危機，建設獨立，民主，統一，和平的新日本，如美國記者所評論所期待，『使敗戰成爲第二之建國』呢？還是就此衰弱下去而永久變爲弱小民族呢？我們固期望前者，然究竟局中人有難於把握真相之虞。希望此間一切映諸隣邦記者團的鏡面上，俾諸君記錄其真相。這在我們，正可作爲他山之石。

其次，希望於中國記者團者，爲確實把握住日本人的對華認識及感情。據戰敗後得自中國的貧弱情報及資料，則中國報界多有一種觀測，以爲日本人的對華感情正在日趨冷却——如此說法，如有語病，換言之，就是日趨於漠不關心。果然如此嗎？此事乃調整將來中日關係的基礎，故希望能作充分的檢討。若以爲有此趨勢，則關係重大，故切望在未向本國報道以前，直率告知我們。

今當歡迎抗戰十四年將其無可比類之節操貢獻於祖國的中國記者之際，我日本報界不敢以爲在資格上並無缺點，雖然，今日我們也以民主的報道者而更生了。所以既表衷心歡迎之意，並略提出其意見。——

這文章，寫得頗有情致。寄語日本同業：以我在日本半月的接觸與體察，日本人對中國的關心，非但未會冷却，乃正在增長着。這兩個民族，在地理上既如此的近，在文化上又如此的同，

在日本新生的路上，中日關係就應該開始注意安置在一個合理而健康的基礎之上。



戰後日本人的思想及其對華的感識

由巨強，而戰敗，而投降，而被佔管，無論如何，在日本人的心情與思想上是有着極大的變化的。我們到日本，是在日本被佔領一年半之後，這是一個空前的時會。雖只短短半月時間，縱使是走馬看花。浮光掠影，也會感覺到一種變化是在進行着。

在日本，聯合國人是受着特殊待遇，在生活上是與日本人有距離的。記者團一行，又是盟總的賓客，更受殊遇。在旅館裏所見的日本人，盡是侍役與下女，街上所見，大都是衣衫相當樸素的佇立街頭在等候電車的人。在麥帥官邸，執役侍宴的男僕，一律穿着黑綢繡白光的和服禮服，皮鞋絲襪，頭髮梳得油光，是一派嚴肅恭謹的樣子。在東京·橫濱·京都·大阪·神戶各宴會居停之處，一律是穿着鮮艷和服打點着粉黛的笑臉的下女，又是一派輕倩諾諾的風致。看工廠，看學校，所接觸的日本人，皆較有修養，一概謙恭有禮。但這都是表象，現在日本人的心究竟如何呢？我想探究。縱使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在我總算此行所得。因此，我於所能接觸的方面稍稍注意了這一點。

到東京的第一晚，朝日新聞在一家純日本式的飯館裏招待我和高臨渡兄，盤腿坐席吃生魚，我問了許多問題。我爲中日關係感慨，高野信氏說：「除了戰爭賭博者之外，無人對戰敗認爲意

外，也無人對戰敗惋惜。只是我們太對不起中國了！」這句話，感情理智兼備，在我的腦中印象最深。

日本人，尤其日本軍人，對戰敗投降並不甘心。據藤樫準二的「陛下之人間宣言」一書記載，前年日皇昭和宣佈「終戰詔書」時，宮城內曾發生一幕搜奪錄音盤的「苦迭打」。八月十五日深夜十二時，正在空襲警報之時，一羣青年將校，佔據了宮城各門，把皇宮警察解除了武裝，切斷了電話線，到處搜劫投降詔書的錄音盤。搜查了宮內大臣石渡及內大臣木戶，禁閉了侍從武官長蓮沼，槍殺了近衛師團長森赴。最後經東部軍司令官田中靜壹大將說服，四名青年將校當場自殺。那場暴動也會波及鈴木及平沼的私邸。這是一件事。日前珍珠港電訊，比臘盧島上還有殘留的日軍在騷動，可見灰燼未熄。

日本的歷史，就是一部軍國主義史。平源兩氏的爭霸，豐臣秀吉的征略，德川幕府的專權，以及明治以來的對外擴張，那一段不滿塗軍國主義的色彩？即在戰敗投降後的今天，天皇存在，宮城巍峨，明治神宮象徵着日本帝國的璀璨，靖國神社還供奉着歷代戰死者的靈位，上野公園裏峙立着西鄉隆盛的銅像，日比谷公園內建築着「海軍進行曲」的碑。這些，那一件不在給日本人以軍國主義的陶醉與回憶？就在「海軍進行曲」碑的左方，一隊美軍在「一」「二」「三」「四」的演操，男男女女的日本人在佇看，他們有什麼感想呢？麥帥看見了日本人的恭順與服從，可能會探問過他們的心？

天皇的存在是否必要？日本人回答這個問題，大致是肯定的。官僚層，一概認爲必要；謹慎的智識份子，以爲天皇可能與政治分離，而成爲一種倫理的或宗教的存在；共產黨則反對天皇制度。據一位大學教授的估計，一般人民對於天皇，除一部分例外，憎惡的感情並不存在，反而覺得可憐。對於作爲神，超越理性的存在的天皇崇拜心，現已墜地。但殘敗無依的人民，在沒有可以依靠的權威時，仍然盲目的，把天皇作爲依靠的東西，聊寄依賴之心。現在還常有人看見日本大學生，向明治神宮脫帽鞠躬，就是這種空虛心情的表現。在我們離開京都的翌日（三月七日），日本皇太子到京都，全市小學生到車站排隊歡迎，也可見皇室仍爲人們所尊重。至於舊軍人，國粹派，他們將會藉此矇矓的感情以煽動民衆，那是可以想像的。在京都時，我與大阪每日新聞記者山本侔氏討論這問題時，我說，日本如一圓球，天皇則如球上之柄。把住此柄，盟軍固然便於管制，而也容易爲其他力量所利用。天皇，過去曾爲軍閥所利用，而闖大禍，今後誰能保證他不再爲野心家有力者所利用？他同意我這看法。

在黨派方面，進步黨是舊財閥，自由黨是通貨膨脹的新暴發戶，包括社會黨在內，各黨很少有卓越的政治家，也少有卓越的外交政策。這應該是日本人民所感爲煩悶的。

對美國，多數人抱好感。有少數人以爲美國人的生活太奢侈，但還沒到大反感的程度。

日本的統治階級，對蘇聯一致無好感，而自我東北及朝鮮回去的日本人，大多數反蘇。日人對蘇聯的終於參戰，很懷恨。也有人以爲，除美國外，有蘇聯在日本，可以互相牽制，對日本是

有利的。

訴諸日本人的良知，他們絕不應對中國有惡感，中國實在沒有對不起日本的地方。我所接觸到的日本人，談起中國，一致表示感愧之忱。對於蔣主席前年八一四「以德報怨」的對日演說，一致表示感激中國之寬大。東京帝大校長南原繁氏在歡迎記者團宴會席上曾公開表示感謝，東京朝日新聞東亞部長宮崎世龍氏也說：「戰敗了不算敗，戰敗後中國對日本如此寬大，日本人纔知道是真正失敗了。」但談到今後的中日關係，則一致的希望早結和約，更一致的希望經濟上能給日本人開一條路。總之，地小人稠的日本，在經濟上是不能孤獨存在的。這兩點，好像是現今日本人的對華八股，像似公式化，却不是無病呻吟，我們應求了解。

凌空觀察，投降之初，日本人對中國有一種模糊的欽崇，以爲中國畢竟是了不起的大國，八年戰爭不屈，終使日本失敗了。時間過了一年多，聽聽中國國內還在陷於戰亂，看看在日本的中國人的地位之無足重輕，又輕視中國人了。澀谷事件就是一個分界嶺。大致說來，一般日本人對於中國有兩種不同的感識存在着：一種以爲中國不是自力戰勝日本的，竟參加到聯合國裏逞威風，滿心不佩服。而對於少數華僑做黑市生意，感覺憎惡。有的人在想，中國把日本的賠償工廠拿走，也許不會利用，以爲在這方面，日本還是比較優秀的。另一種思想，以爲日本人雖已被逐出中國，或者有一天會歡迎日本人。以前日本人靠着武力侵入中國，是不好的；從此以後，或者能够以同文同種的關係，真正的友好的共存，中國是需要日本人的技術及技術者的。這兩種思想畢

竟誰佔多數，那就很難說了。

目前在日本，因有無形的阻礙，親華團體尙不能成立與發展。但研究現代中國的團體却甚多，東京一地就有三十三個研究中國的組織。如同學究集合的「中國研究所」，歸國日僑所設的「中日文化研究所」，是比較知名的。

日本人談親華有阻礙嗎？這是很難想像的。但在日本的中日記者很有幾個人告訴我，說，談中日親善的文章是通不過新聞檢查的。我訪問幣原喜重郎氏，這位老人對我說：「關於中日親善關係的建立，中國暫莫心急。因為中國是聯合國之一，太心急了，會遭其他聯合國國家的嫉視。」

日本人，大致都對中國的政局很關心。以我的了解，這種關心大概都是出於善意的。一般日本智識者，頗相信今後的日本須與中國的發展同調，始能生存。進步的民主份子，認為中國能够和平民主統一，對於日本的民主化是有幫助的；反之，如中國混亂不已，對於日本的現地位不利，甚至弄到東亞民族的總沈淪。我會幾次碰到日本人提出的這種問題：「以蔣主席爲中心，排斥頑固貪污份子，以改革國民黨，是否可能？」「中國的第三勢力怎麼樣？」其發問的動機都是很好的。

有極少數人，有中日合邦的想法，願把日本作爲中國的一省。以爲這樣則人口與原料問題都可以解決了。也有人想把日本作爲美國的第四十九州。共產黨內則另有一種野心，想把日滿韓合而加入蘇維埃。這雖然都是極少數人的想法，總之象徵一個趨勢，就是削土投降後的日本，總

覺得將來若無所依傍，在經濟上是難以支持的。

日本人是不会忘情於中國的。我們所見到的日本人，無論三教九流，問起來，差不多都會到過中國。這些人，當他們吃不到糖時就要想念台灣，缺鹽時想念長蘆，缺煤燒時就會想念我們的東北，缺紙張時就要想念庫頁島。中日關係總是要恢復的，我們應該有政策，更應該有準備，空洞的勝利之念對將來是無用的。

東京市容，一般是整齊修潔，銀座街上，則人多如鯽，顯得有些雜亂，人們大都是信步所之的逛逛。大百貨店內，人潮如流，而手上却很少有拿着東西的。溜溜逛逛，似若陶醉，這是一種虛無景象。

據說，一般大學生求知慾極高，神田一帶的書店裏總是擠滿了人，新書一出，頃刻而罄。日本青年們，是在求知，是在思想，在這大變動的時代，他們是在想些問題。書店裏，關於社會科學的書很多，馬列主義的書陳列一片，我看見一個學生在購買「法蘭西大革命史」。文藝的創作，新刊極少，這性靈方面似乎在休眠狀態之中。

這幻滅·混亂·煩悶·彷徨·空虛·以至追求，是在胎動着一個不知其將何所之的新的日本

通貨膨脹與黑市經濟

現在日本，什麼問題最被人注意？問來問去，都說是經濟問題。人人感覺糧食不足，而黑市遍全國，通貨膨脹在不聲不響的駸駸進行着。所謂經濟，就是人人的生活問題。這問題，與每個人有切身關係，所以爲人人所注意。

今天的情形，物價是在逐漸的漲。主要物品，因爲是行配給制，而配給量不足，又因爲公定價格太低，於是黑市便猖獗了。假使說進出黑市（包括買者與賣者）是犯法的，則今天的日本，上自大臣，下至平民，無非犯法的人。通貨膨脹是因，黑市是果，通貨膨脹與黑市經濟，是今天日本的大問題。

日本的通貨數，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時，是三百〇二億圓。投降後種種費用，放出大批通貨，那年底躍至五百五十四億圓，現在達到一千〇六十億圓的高額。自投降以來，曾三度實施金融緊急措施。主要的是凍結資金，調換新圓，每月只准支取五百圓，及徵收財產稅。這樣，守法的人，生活費用不足，便出賣衣物以貼補，人們將這叫做「筍生活」，是一層層的剝皮。狡黠的人，就做黑市交易，發敗戰財，賺了大批的新鈔票，這種人叫做「新圓階級」。

三月份的「金剛鑽」雜誌登載一篇「黑市經濟的綜合研究」，開首是這樣的描寫着：

「在銀座八丁目，有兩個男子相遇。一個的身分是漂亮的青年紳士，另一個一看就知其為某公司的從業員組合的尖銳份子，看他的服裝，像是靠薪給生活的人。兩人的面貌顯出不平常的表情，互相瞪着眼相視一會兒，就現出驚喜的表情，像是老朋友，而且是奇遇。二人在這時候，像日本青年們照例作了一種姿勢和說了幾句話之後，那個薪水階級的好像忘記其為從業員組合員的榮耀似的，帶着羨慕之情說，『景氣很好吧？』青年紳士說，『也沒什麼了不得。是你，我可以說實話。自滿洲回來後，一看房子燒了，父母的行蹤也不知道。身邊一錢不名，趕快找事，也沒有瘋了的資本家用我這樣的人，故此決意請求登記為失業者，做點買賣。你像是營養失調。豈不是埋沒了人才嗎？願意做一個失業者嗎？呵呵！』薪水階級者做了一種複雜的表情。」

失業者吃得挺胖，拿薪水的在饑餓綫上彷徨。這是通貨膨脹下的社會必然現象。在日本，也着實發了些暴發戶。官僚財閥與投機商人，成了「新圓階級」，吃苦的是公教人員與一般薪給生活者。這現象，對中國人是並不陌生的。（以錢幣的比率說，日圓與法幣剛剛是一比一百。日圓對美金的黑市是一百二十對一，法幣對美金則為一萬二千對一，剛剛差一百倍。這也可以說，中國的通貨膨脹已達日本的百倍，我們的情形應該是更嚴重的。）

有人把戰敗後的日本經濟比作「冰山型經濟」。一般人喊着危機到來的正常經濟現在水平線上，而盛行的黑市經濟在黑暗的水平線下擴大着，流在通貨膨脹的海裏。

這現象是怎麼演成的呢？這有以下兩種因素：

第一，日本目前的經濟統制並不能保證家庭和企業等的經濟單位的生活。譬如米的配給，每一個大人每天二合五勺，熱量爲一千二百四十加羅里。這不能滿足日本人的胃囊，同時還常有遲配缺配的事情，因此人人不得不避開官場的視線，去取得補足。於是人人意會心傳，適應這種生括的商業行爲就展開了。有了黑市交易，就形成了黑市價格的體系。仍以米爲例，公定價格五百圓，黑市價格則爲八千圓。配給不足，而明暗價格距離如此之遠，這是一個顯例。

第二，吉田政府顯然有意助長這種黑市經濟的發展。因爲吉田政府一面採取通貨膨脹政策，一面講求若干緊縮措置。例如採用反經濟法則的低物價政策，或緊縮金融機構的貸款。前者使利用公定價格與黑市價格差異的買賣行爲發生了，後者使黑市金融機關發展了。日本的高利貸，現在已有月息三成甚至十成的情形。高利貸如此橫行，就說明有足能消化此種高利的商業利潤的存在。

目前主政的，是自由黨政府。自由黨的前身是政友會，目前則是通貨膨脹下的暴發戶。在日本，人言嘖嘖，都說現任財政大臣石橋湛三就是黑市的暗中的中心。人們如此說，自然難得證據，但無論如何，石橋財政採取的是通貨膨脹政策，而通貨膨脹是滋育黑市的溫床，黑市商人都都喜歡石橋。

通貨膨脹發生的原因，是由投降時日本政府爲非常需要放出大批的鈔票，此後則工業毀破，生產停頓，及盟軍佔領費的龐大。日本現時的所謂「新圓階級」，最主要的是包工的。日本人現

在是建不起房屋的，但爲盟軍徵建房屋，是要辦的。我們遊橫濱時，海灘上一排排的新洋房，都是爲美軍建築的。一個尉官，以至一個上士，每人都可以有一幢小洋房。這筆建築費很可觀，都由日本政府支付，包工的大發財，成了新財閥——「新圓階級」。日本政府爲什麼不想辦法解決他們呢？據共產黨一領袖野坂參三告訴我：「這羣包工的所賺的錢，大部分供給自由黨做了黨費。」

日本的物價變動，據「金剛鑽」社的統計指數，以一九三五至三七年之三年的平均數爲「一」，投降的次月成爲「九十二點〇五」，到本年一月分成爲「二百三十二點九九」。其表式如左：

基準時	指數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五・二七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二一・八三
一九四五年九月	九二・〇五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一〇九・六一
一九四六年九月	一五二・二九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一九一・六一
一九四七年一月	二三二・九九

就日本的通貨數字說，並沒有增加了這麼多，但這以外還有信用的膨脹，通貨流通的速度，以及不同顏色的鈔票流通。日銀券是白色的，美國軍用票是紅色的，美金鈔是綠色的。雖說紅綠

票不准日本人用，而已輾轉流入日人手中，在黑市及金融市場上是起着極大作用的。

在人民生活中的黑市部分的程度如何？據某省關於六大府縣薪水生活者的生活費統計調查，則去年十月間的標準家庭（大小五人）的生活費爲一，七六四元三角二。試就其中佔六成一的飲食物費一，〇八一元三角三而觀，配給與非配給所佔的比率如左：

區分	實支出	百分比
飲食物費	一，〇八一·三三	一〇〇·〇
配給部分	二二九·八三	二一·三
非配給部分	八五一·五一	七八·七

非配給部分佔全體的七成八強。配給部分表示公定價格，非配給部分表示黑市價格及人民的需要。非配給的這部分需要，人民就只有求之於黑市了。

惟其因爲黑市是人們的需要，所以存在。買者賣者，都屬犯法，但是沒有法子。關於黑市這一點，所以說，上自大臣，下至平民，舉國之內，實無不犯法的人。日首相吉田茂於本月四日晚宴記者團，其官邸是富麗堂皇的，而房中無煤火，只客廳與餐廳中有電爐，是表示缺煤；飯只一湯一菜，咖啡無糖，是表示缺食物及糖。這是一種表演。

一般喊着鐵不足、煤荒，而這兩項黑市價格與公定價格的差異，前者不過二倍，後者不過五倍。至於米，則因爲公價與黑價相去太遠，所以農民不肯把米拿出來。日本去年相當豐收，米黑

價又高，農村是相當景氣的。日本的煤礦也相當豐富，從前做礦工的台灣人及朝鮮人現在不幹了，日本政府的勞工政策又鼓勵不起來日本勞動者的工作慾，於是煤缺少了。所謂缺米缺煤，都不是根本缺乏。

日本的現經濟顯然是有了病，這病怎麼治？爲對付通貨膨脹下的「新圓階級」，政府主張課重稅，社會黨等左派黨派主張凍結新圓，而據專家研究，則以爲凍結新圓不可能，①印新鈔費力，②將鼓勵人民浪費。日本現已實行財產稅，有人認爲這是一種不流血的革命，其實是不夠的，也不足以解救日本的通貨膨脹問題。據一種統計，日本富有者有資產五千億，預定徵財產稅一千億，即解決五分之一。現僅決定徵四百億，僅爲十二分之一，實不算多，無大裨補。左派各黨主張：停止通貨膨脹，增加生產，須在人民政權之下，實行煤礦國營，肥料國營，以鼓起勞動者的工作慾。要解決黑市，須改善公定價格，以求與黑市價格接近；查緝並徵發軍閥財閥藏匿的物資，管制財閥的銀行。但這些辦法都不是吉田內閣所能實行的。

吉田內閣，極不符人望，痛受詬病，但它儼然長命，是有理由的。①麥帥放心它；②新舊財閥與黑市商人擁護它；③左派也歡喜它，因爲吉田內閣的腐敗，日本經濟現狀必然壞下去，人民生活必然更苦，社會情況必然更亂，那在客觀上正有利於左派勢力的發展。

一位有學問的日本人對我說：「麥帥管理日本一年半，迄今爲止是成功的，但自今天起就開始困難了。原因就在於日本的經濟問題。」麥帥的政策是要日本民主化，而這民主須與社會主義

隔離，但日本的經濟病必須以社會主義性的政策醫之，這是一個矛盾。麥帥想把日本納於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範疇以內，所以打算給它保持相當高的工業水準。並想竭力支持它的對外貿易，但日本經濟今天却正需要管制與消毒，這又是一個矛盾。麥帥眼見日本經濟的逆勢將會加重美國的負擔，濟糧運棉，甚至將要補給燃料。但有眼光的日本人却不願如此依賴美國，以爲一直依賴美國救濟下去，日本就真將淪爲殖民地而不得翻身了。



教育與文化急劇變化中

盟國管制日本，與管制德國不同。對德國是直接，對日本則是間接的。盟總控制日本政府，而由日本政府去治理人民。盟總對日本政府下指令，經常且不用指令，是用轉告或示意的方式。德日兩兩相較，對日本的待遇是較優的。

人人知道，軍國民教育已深入日本民族的骨髓，所以要改造日本，對於它的教育與文化是要特加注意的。美國人深解此旨，所以對這點很注意。一般美國人的意見，以為佔領日本需要一代，而一位美國將軍則認為在教育的觀點上則需要管理兩代。因為若要日本民主化，與其希望這一代，不如教育下一代。

日本投降後，盟軍總部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頒下了一個有關日本教育問題的指令：①禁止軍國主義的極端的國家主義思想，停止軍事訓練；②獎勵代議政治，世界和平，個人尊嚴，與集會·言論·宗教自由之基本人權。文部省以下戰時性的教育機構，如同學徒動員局等改消了。一九四六年三月有二十七位美國教育專家組成的教育考察團到了日本，經其考察研究，根據其報告書，確立了幾件大事：①實行教育的地方分權化，就是不行中央集權；②學校制度，定為國民學校·中等學校·大學三階段，行六三三四制；③擴充義務教育至初中三年，共為九年的義務

教育；④改革師範教育，給教師以民主的再教育；⑤教育目的，教授方法，教學課目，教科書內容，俱予改變；⑥改革語言文字，推行羅馬字化；⑦男女同學。這幾件事，都在努力推行之中，從生聚教訓着眼，對於日本的將來，影響是極其重大的。

以我們在日本短短時間的考察，日本目前的教育是在急劇變化之中，而最嚴重的是教資與教材問題。譬如全國有教員四十萬人，只經各地的軍政府分區集中了所有的教員，施以一星期的短期訓練，在訓練期中，予以指示及考核，對少數有軍國思想的教員予以追放。但爲事實的需要所迫，只追放了極少數，誰能保證這幾十萬教員的頭腦就都民主化了。教材方面，目前的辦法是停止教授日本歷史地理及修身，這顯然是暫時的措置。日本的古代史，根本是捏造的；日本的近代史，正是一部軍國主義史，這在學術上是需要徹底檢討的。這部分工作，顯然不是盟總所能做到的。

我以爲日本投降後在教育文化上最顯著的變化，是義務教育的延長與語言文字的改革，這或將是日本的一種收穫。

日本原行六年義務教育制，就是每一國民都強迫受六年的小學教育。現由盟總指導，日本政府遵行，把義務教育延長到九年，已經日本國會通過。今年擴充至七年，明年八年，後年完成九年，從此日本國民無分男女貧富，將一律受到九年的義務教育，就是全國民人人至少是初中畢業。日本戰敗破國，舉國困窮，而能節用納稅，使全國子女人人受教，實在是了不起的事。日本本

來無文盲，今後全國人至少是初中畢業生了。

國家的主要原素，是人與土地，而人則支配一切。一個國家，人人皆受教育，且至少受教育到初中畢業，這個國家必然是有力量的。日本現在雖戰敗投降，而從其國民的教育程度看，這個國家還是有力量的。日本國民的能力並不差，所成爲問題的是領導的方向問題。今後的日本問題，極嚴重的仍然是一個領導方向的問題。

我們在日本半月，走了許多地方，每天早晨總看見成羣結隊的小學生拿着書包去上學。孩子們的衣服，無豪華氣，却一概整潔，這是說孩子們的母親是能幹的。每個孩子的臉都是肥碩紅潤的，這是說日本兒童的營養不差。我有一次向一位日本朋友說，「日本在喊糧食不足，而各處的日本小學生皆長得肥碩可愛。」他說，「孩子們的肥碩，並非大人都已吃飽。」許多中國朋友對我說，「日本人雖然吃飯困難，但必儘孩子吃飽。」這話如果確實，可見日本人在其民族生存上還是有遠見的。

我們也曾參觀過日本的各級學校，印象大致都好。三月三日上午九時在東京參觀窪町國民小學，校舍寬大完好，學童皆活潑可愛。一個課室裏正在授珠算，一個肥胖胖的女教員，撥動算珠，「是三個嗎？」小小的孩子們皆一舉右膀，清脆整齊的答一聲「嗨！」教師又指叫一個孩子撥擺算珠，孩子下位做了，不錯，教師與學生都笑了，我們旁觀者也笑了。十一時參觀都立第一女中，一入課室，學生正在做刺繡，到地下層看，像似一個大廚房，學生們剝葱燒菜，忙得不亦樂

乎。這在其他國家，或許是不屑教的。但是，日本女子在家庭中是勞作的，在社會上，女子職業非常發達。大商店的店員大多數是女子，電車售票的，開電梯的，皆是女子，而一般公私機關的書記祕書，更是女子的專業。至於侍役下女，那就更不待說了。中午參觀東京帝大，泱泱學宮，無改舊觀。三月六日下午四時在京都參觀有名的桃茵國民小學。這小學校，校舍的整齊，設備的富贍，我在國內沒見過。在小學校裏已有了科學實驗的雛形設備。那天是個節目，學生們有歌舞表演，皆健康美麗而活潑。四時半參觀京都帝大，與該校師生做自由談話，有中國留學生約百人

我在日本半月，感想萬千，而使我感觸最深的莫過於教育這個問題了。日本行了多年的義務教育，中國沒有。日本現在決行九年義務教育制，中國仍然無有。中國自勗是東亞的文化宗邦，現在又是勝利大國，而文盲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某次國民黨中全會會決議，子女三人以上的教育費由國家負擔，這不徹底的辦法也始終是紙上的空文。現在的情形是，半生教書的大學教授，其子女上不起學，家長能負擔學費的，而學校又糟又少，考小學就得託人情。學校既稀糟，教員如乞丐，學生自然也就吊兒郎當了，這說法，或似偏激，而大勢如此。我們再窮，只要有志氣，有決心，難道我們就不能省吃節用而實行義務的國民教育嗎？假使這是高調，難道我們的眼睛就看不見日本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存在於天壤之間，再沒有比混了今天不管明天的沒遠見沒志氣更可哀的了！

日本的語言文字，正在急劇改革中。日本早有廢除漢字的醞釀，現在是在美國人的鼓勵之下而着着實行了。

遠在明治三十三年，日本文部省內會設立一個「國語調查委員會」，企圖從限制漢字方面以改革日本的文字語言。大正十年又設立了「臨時國語調查會，至十二年五月整理了限制爲一九六二字的「常用漢字表」，十四年三月整理了「字母用法案」，十五年七月整理了「字體整理案」，其後至昭和三年檢討漢字的整理，昭和六年提出常用一八五八字的修正案及字母用法案的修正案，均未決定。昭和九年十二月將臨時國語調查會改爲國語審議會，以南弘爲會長，穗積重遠爲副會長。該會成立後，發表過標準漢字表，新字音字母用法，字體整理案，均未實現。昭和十七年六月決定常用漢字一一三四個，準常用漢字一三二〇個，特別漢字七四個，共計二五二八字，也未實現。同年十二月文部省發表了新修正案，定標準漢字爲二六六九個，較國語審議會的多一四一字。以後戰事緊張，此事遂被擱置，日本投降之後，這問題又被提起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語審議會再開會，就前所決定的標準漢字二五二八字，再作檢討，削減爲一二九五字。嗣經美國教育專家考察團的鼓勵，並經盟總的指導，現決定將漢字削減至一八五〇字，此外不許多用。日本語言文字的改革，現分以下三方面進行着：

一，將漢字減至一八五〇字，學校教科書及報章一律遵行。當我們到東京時，接到日本人的

請柬，寫着「王總編集芸生」，有人以爲寫錯了一個字，其實是「輯」字被追放了，而由「集」字應差。看日本報，觸目印着「ソ連」，初看不懂，後知「聯」字也被驅逐，「ソ連」就是「蘇聯」。

二，與限制漢字並行的是白話化。首先表現的是憲法修正草案的白話化。去年四月十七日發表的憲法修正案，已不用以前的片假名的文言體，而用平假名的白話體。從此決定法律規則命令均用白話，其後官廳用語也打算改爲平易的白話，並已於去年六月起實行。去年六月二十日第九十次臨時議會開院式的日皇勅語，就用的白話體。在日本歷史上是第一次。

三，羅馬字化。美國到日本的教育考察團，向盟總建議了羅馬字化的方針，現在日本小學校裏已在實驗。我們參觀各小學校時，曾幾次看到在黑板上寫着羅馬字與假名對照的拼音表。

漢字限用一千八百五十個，是第一步，以後計畫逐漸減少，以至於零。等到無音有義的漢字淘汰完了，日本文字完全是拼音的了，羅馬字化也就成功了。

日本與中國的文化關係，最顯著的是這幾千個方塊字的因緣。等到漢字絕跡，而更羅馬化了，日本就正式脫離了東方文化關係而西方化了。在感情上，中國人是表示留戀，而不願日本人這樣做的，日本人在着着擺脫漢字，却像似故意的對中國人說，「廢漢字很困難，沒法子，非做不可。」我以爲這是不可阻留的一種進步。我們所應注意研討的，還不是日本人如何擺脫這笨重的漢字的問題，却是我們應該如何改革我們的語言文字，以求其易於表達並深入現代的科學文化的問題。

大可憂慮的賠償問題

關於日本的賠償問題，是我們所最注意的。這個問題可注意的有幾方面：①根據波茨坦宣言規定，日本應以工廠設備作爲賠償，其保留的工業，以維持平時經濟生活爲限。因此由賠償問題來決定日本今後所得保留的工業水準，這對於日本的本身，以及對中國的影響，都是極其重大的。②在決定賠償的種類及數量中，中國能得到什麼及得到多少，又是極可注意的。我們到日本後，就耳聞目見所知，又發現一個可爲憂慮的問題，就是：③我們得到的賠償工廠將怎樣拿回並建設起來。

各國意見迄未一致

設在華盛頓的盟國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sion），根據波茨坦宣言的規定，商討對日賠償工業的種類及工廠與設備的數量。各國的意見甚不一致。蘇聯認爲，所有日本在國外財產的處理，不在遠東委員會範圍以內，故此項財產不應交該會討論。此議牽涉頗廣，除由中國東北移去的工廠及物資外，所有在千島、南庫頁島及北韓的日本財產均不包括在內。英國對此項提議堅持反對，其他各國也大多不贊同，致成僵局。美國從中斡旋，數與蘇聯談判，蘇聯堅持其意

見，否則即拒絕參加任何賠償會議。美蘇談判宣告停止，以致遠東委員會決議召集的賠償會議，因蘇聯拒絕參加，未能實現。這問題，在大前提上，就從此延擱下來了。

三種計畫

關於日本賠償問題，先後有三種不同的計畫。①一九四六年三月美國會擬了一個非正式臨時賠償計畫，供遠東委員會各會員國研究。②美國政府曾派鮑萊爲特使，偕同美國專家多人，至日本朝鮮及中國東北各省考察，先後提出臨時及詳細的報告，作爲決定對日賠償政策的參考。③最近美國軍部派一專員名施揣克（Strike）者至日本考察，原是去做賠償工廠估價的，近來聽說他也做了一個賠償計畫。施揣克的報告尙未見其發表，據聞其內容對日本甚寬大，而有推翻鮑萊報告之勢。美國政府及麥帥，很可能採用施揣克的計畫，而給日本保留下較高的工業水準。

鮑萊報告的內容

鮑萊報告是比較有權威的。鮑萊先後提出的臨時及詳細報告，擬定日本應保留的工業及生產量，其餘工廠均拆充賠償。在解除日本一切軍需製造設備的原則下，仍使日本人民能維持合理的經濟生活。鮑萊力主迅速將機器拆運，免因停工及曝露過久，日漸損壞。

鮑萊不主張以下列方式支付賠償，並列舉其理由如次：

①勞力——因申請賠償國家皆有多量的勞力，如由日本輸往勞工，將延緩各國勞工生活水準的提高。

②現存工業之生產品——若以生產品作爲賠償，實等於擴充日本工業，可使日本於交完賠償物資後有多餘的生產力，可能儲爲作戰的潛在力，或在國際貿易市場成爲有力的競爭者，阻礙鄰國之工業化。

③現存貨物（黃金及其他貴金屬除外）——此種貨物，日本須於過渡期間，用作商品出口，俾可購買最急要的糧食及原料。

④商業組織的股票及債券——用此項證券作賠償，非但違反用工廠設備作賠償的原則，反藉盟國經濟力量，建立日本工業。

茲將鮑萊報告中所建議保留日本工業之數量，與提供賠償數額，撮要列舉於次：

一、造船——日本商船裝載噸位不得超過五，〇〇〇噸，最高速度限一二海里。總噸位不得超過一，五〇〇，〇〇〇噸，其中一二五，〇〇〇噸作爲本國各島間航運之用，一二五，〇〇〇噸航行朝鮮北部及庫頁島，一二五，〇〇〇噸航行大連·朝鮮·台灣及中國本部。

可供賠償之商船爲一一四艘（五千噸或超過者），除保留大船廠十所小船廠十二所外可作賠償之船廠，約三十至四十所。

二、紡織業——紡紗機及織布機，爲應本國需要，均不作賠償之用，縲絲廠也不作賠償。但

爲增產食糧起見，日本不應再增植桑樹。

三·工具機——准留存一七五，〇〇〇座，可拆作賠償用者，計六〇〇，〇〇〇座。

四·鋼鐵——日本鍊鋼鐵設備，應減至年產銑鐵五〇〇，〇〇〇公噸，及鋼塊二，二五〇，〇〇〇公噸，軋鋼設備應減至一，五〇〇，〇〇〇公噸。其餘均拆充賠償之用。

五·鐵路——保留年產機車廿二輛，客車八百輛，與貨車四，八〇〇輛之設備。

六·樹膠——人造樹膠廠八個，全部拆充賠償。

七·鎳及鋁——鍊鎳及鍊鋁廠全部拆除。

八·銅——年產精銅一五，〇〇〇噸，軋銅七五，〇〇〇噸之設備，可拆充賠償。

九·硝酸——僅准保留年產一二，五〇〇噸之設備，其餘約二四〇，〇〇〇噸之設備悉予拆除。

十·燒鹼——保留年度三〇〇，〇〇〇噸之設備，其餘四五〇，〇〇〇至五〇〇，〇〇〇噸之設備，悉予拆除。

十一·發電廠——日本火力發電廠二八二個，共發電量四，〇〇〇，〇〇〇瓩，以一半拆充賠償，水力發電廠拆除數目，容再調查決定。

十二·人造石油廠——除一部分留作製造肥料外，餘均拆充賠償。

第一批賠償

總的賠償計畫，尚完全無從決定。所謂維持平時經濟生活的最低和平工業的水準，也沒有決定。有人主張以一九一四年爲準，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之年，日本方面認爲太苛，而有一九二〇年的主張。現在的趨勢，或將以一九三〇至三四四年爲水準。就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前後的年代，這由中國的立場看來，顯然是感受威脅的。這水準雖尚未決定，而趨勢是一天天的增高，是無疑問的。

現在盟軍總部，依據遠東委員會通過的臨時賠償十二項工業範圍（兵工・航空・造船・工具機・鋼鐵・軸承・火力發電・硫酸・製鹼・人造石油・人造樹膠・輕金屬），擬定可作賠償的工廠名單，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及八月分兩次公布，並令日本政府將該項工廠交由美國第八軍保管。惟因選擇時考慮未週，復因時間拖延過久，以致此項工廠名單頗多變動。盟總依據此項工廠名單，先將電力廠工具機廠制成工廠目錄及機器清冊，發交各國代表團，作爲選擇賠償工廠或其設備之參考。現聞此項名單業已繕就，即將分送各國代表團。

現在知道，就上列十二項工業範圍，指定了九百二十三個工廠，作爲第一批的臨時賠償。但以賠償會議未能舉行，各國應如何分配，未經議妥，無法實施。最近情形，美國擬從這第一批賠償物資中，提出百分之三十，先行分配。中國佔百分之十五，英國・荷蘭・菲律賓各佔百分之五

。此項擬議，已送遠東委員會討論，大致可以通過。

這一批，九二三廠，重量約爲一千萬噸弱。中國若得百分之十五，則爲一百三十八個廠，重量約爲一百三十五萬噸。這是我們可能得到的第一批賠償，且可能先行拆運的。

我們怎麼辦？

若上述的第一批賠償工廠先行拆運的計畫決定了，在中國方面立刻要發生以下幾個問題：

⊖選廠的問題。作爲賠償的是些什麼工廠，我們不全知道，而調查也困難。凡充賠償的工廠，盟總不准盟國人員任意前往參觀，所以不能直接調查，僅能從旁搜集資料，而盟總又禁止日政府與盟國人員隨便往來。不知實況，將來選廠自然無把握。譬如電廠，週波不同，選了未必適用。

⊖拆遷的問題。現知拆廠·打包·運到碼頭，皆由日本政府負責。這是日本政府所認爲一種極爲痛苦的負擔。拆遷公司新設立了五百多個，係由失業軍人所組織，大致是不安分的，盟總又不准多派員監督。假定一廠派二人監督，就需二百七十多人，上船後是否不錯亂失迷，實難保證。這需要有得力的人，也需要有船，這筆運費是很可觀的。

⊖建設計畫的問題。運來了，何處卸？何處堆？會不會堆在碼頭上風吹雨打成了廢鐵？我們必須有詳細的計畫，何廠建於何地，且須有建設與營運的資金，使之工作生產起來，這實在不是

容易的事。

我們應得的第一批，大約是一百三十五萬噸，儘先拆遷三分之一，約爲五十萬噸弱。假使這些賠償物資我們竟不能處理好，而善爲利用，那必將費力賠本騰笑世界，以後的賠償要求也就休想再開口了。

一般的意見，都認爲應儘量雇用日本原技術人員，包拆包裝，與原廠保持技術的聯絡。這一筆運建的資金大極了。我們假使不能善爲運用，那不但不能由此建立工業的基礎，且將大受賠償之累。政府若希望以賠償物資來解救當前的經濟恐慌，那無論如何是來不及的。

現在有兩種變通的意見：一種是最省事而能立刻得錢的，就是把應得的賠償工廠賣掉。據聞確曾有過這種意見，想把賠償工廠賣給南美某些國家，但是沒有人要，所以此說已成爲過去。若賣給日本，那等於金錢賠償，與原計畫相反，當然不是盟總所能許可的。另一種是一部分暫時不遷，主權屬於中國，仍在日本經營，則立時便可經營得利。這意見，日本人一致歡迎，因爲這可有益於其失業問題的解救。但美國不甚贊同，因爲把一部分賠償工廠留在日本，將影響賠償計畫中所保留的工業水準；蘇聯也不贊同，從一種眼光看，日本現有的工業應該是愈拆散了愈好。且預料這種意見，在我們國內也會聽到反對的意見。

賠償，是個大問題。日本人一致希望這問題早得確定。這問題確定了，他們可以知道畢竟剩下些什麼工廠，以便努力工業的再建與復興。長此遷延，在日本人心中是懸懸不寧的。這問題，

對中國關係也大。因這問題將決定日本今後的工業水準，也將決定中國之能否工業化。以我的印象，尤其在神戶看見保留下那樣大的鍊鋼廠與軍事基地，美國人給日本保留下的工業水準必然相當高。據說第一批賠償工廠大都是標準較差的，好的大都留在後面了。賠償工廠，我們不能不要；要了，能否適用並善予利用，又是一大問題。這問題，關係我們的榮譽與國運，請問政府與民間企業家可會有週密的計畫與妥善的準備？



易貨與貿易

日本在被軍事佔領期間，在理論上是沒有對外貿易的。現在有些貿易，是在盟軍總部管理之下的易貨。這以貨易貨的交易，過去一年來，中日間會有往來。這易貨的情形是我們所要知道的。況且，日本的對外貿易遲早必要恢復，這對於中國關係最大，其遠景大致如何，更是我們所要知道的。麥帥管理日本，已開始遭遇日本經濟問題的困難，所以一再呼籲，要使日本恢復對外貿易。這問題的重要，以及對中國的影響，中國人是要充分注意的。

中國赴日記者團，在日本忽忽半月，看不了許多，也研究不了許多，雖只走馬看花，我也對這問題給與了相當的注意。

三月二日上午十時，記者團在大雨中，去參觀東京的貿易館。這貿易館雖尚未開幕，但所陳列的產品已很完備。大自工作機器，小至兒童玩具，五顏六色，應有盡有。以後又看了日本各地的大大小小工廠，小如手工藝的漆器，織繡，大如製造機器的工廠，又是應有盡有，標準頗高。有的工廠在為中國製造發電機，有的工廠在為中國製造火車頭。日本縱使在戰敗殘破之中，我們依然明顯的看見一個工業國家在潛伏着的動，在等待着向外推銷它的商品。

目前中日貿易情形

在和平條約未簽定以前，日本對外貿易，僅限於彼此政府間以貨易貨的方式進行。無論進口或出口，均由盟軍總部全部統制。故各國欲與日本辦理貿易，須與盟總商洽，不得與日商直接交涉。盟總接到各國定貨函件，並經審核後，方通知日本政府貿易廳向廠商定貨，手續繁複，稽延時日。工廠與貿易廳之間，按工業性質，分設各種貿易公司，其業務在接受各國的訂購貨單，轉向各工廠採購或定製，同時替各工廠，向政府請購原料，代作合理的分配。性質雖屬專營，但因係各工廠及貿易商合資組織，休戚攸關，故彼此抱合作的精神，羣力奮鬥。

中國對日貿易，國內係由中央信託局統籌辦理，在日本由中國駐日代表團負責向盟總交涉。中國抗戰八年，需要善後與建設的器材甚多，但因對日貿易，係用以貨易貨方式，進口貨須與出口貨平衡，故不能儘量向日購買，因此行政院組織委員會，審核各機關及工廠向日購貨的申請，決定優先權後，方能交中央信託局轉交代表團採購。

一九四六年的貿易，我國輸出較輸入爲多。依照目前貿易辦法，交換的物資，按照美金結價記帳，留待將來清算。一九四六年我國出超總額，因許多日本貨物尚未結價，故無法估計，但至少美金二百萬元以上。我國自日本輸入貨物，以蠶種·枕木·鑛木·鑛業器材·及人造絲爲大宗，我國對日出口貨物，則悉爲生活必需品。是以中日貿易彼此均感需要，茲將一九四六年中日

兩國交換的主要物資列舉如次：

(甲) 我國進口物資：

鑛木	四，五〇〇，〇〇〇根
枕木	四〇〇，〇〇〇根
人造絲	三，〇〇〇，〇〇〇磅
蠶種	三，〇〇〇，〇〇〇瓦
桑苗	一，八〇〇，〇〇〇株
銅桿	四〇〇噸
白報紙	一，五〇〇噸
鑛山用車頭	一〇輛

(格蘭姆)

(乙) 我國出口物資：

鹽	五〇〇，〇〇〇噸
麥麩	一七，〇〇〇噸
鑛砂	二〇，〇〇〇噸

中日貿易彼此均有需要，本年自當繼續進行，進出口貨物計畫雖尚未具體計畫，但大致已決



定。中國重要出口貨物爲：①鹽，②糖，③植物油及籽，④磷灰石，⑤煤，⑥礦砂，⑦大豆，⑧桐油等。重要進口貨物爲：①鐵路器材，②汽車配件，③枕木鑛木，④蠶種，⑤桑苗，⑥自行車，⑦人造絲，⑧毛織品，⑨顏料，⑩紙。貿易總額擬增至五千萬美金。

中國交通的恢復與建設，極爲切要，故由日本輸入鑛木枕木及運輸器材，甚感重要。去年中國代表團奉命向盟軍總部交涉，向日本購買機車三百輛，貨車三千輛，盟總允予協助，但因日本鐵道軌距與我國不同，故須另造。又因各車輛製造廠遭受空襲損失，生產能力減低，且缺乏生鐵與焦煤，困難也甚多。

目前的中日貿易，是有困難的。①盟軍總部把日本當做自己的子女看待，有意無意的存一種愛護之情。盟總貿易局規定日本貨物的價格，並不按照成本計算，而以市場的最高價格爲標準，甚至有高出美國市價者。譬如中國想買日本的蠶繭，盟總就漫天要價，無法成交。②盟總經管貿易的部門，他們既非廠商，無切身關係，既是衙門，也不免官僚化，所以週折往返，辦事甚慢。③易貨的原則是不准現金抵價的，所以中國雖出超，而得不到現金，又遲遲不截價，成了偏枯懸擱現象。日本現存二億方碼棉布，等待外銷，中國想易貨或記帳購得一部分，盟總則說，織成這批棉布的棉花是美商投資的，所以要付現，因而未成交。在這情況之下，中日貿易是不正常的。

展望未來

目前日本的工業情形，一因戰時破壞（這包括日本軍閥毀和平工業改造軍器及盟機炸毀的），能力減退，二因賠償問題未定，以致各工廠懸懸不甯，本知是否將拆充賠償，三因原料及動力缺乏，所以還是殘破衰敗的樣子。但投降一年半後，各方面在掙扎復興，許多烟突又冒烟了。所以無論如何，日本仍是一個工業國家的規模，它的再起，仍將極密切極銳敏且極深刻的影響到中國的工商經濟與民生。

現在看來，日本戰爭固然失敗，經濟却未必失敗。今後日本放棄軍需工業，則將集中力量於輕工業，從紡織工業看，對我們的壓迫就大極了。現知紡紗工業不在賠償之列，其理由：⊖與戰爭無關，⊕與美國無衝突。盟總決定為日本保留四百萬錠子，平均每人每年用紗四·二磅，則以八千萬人計，日人自用紗四億零三百二十萬磅。以四百萬錠子，八小時工作，每年產紗八億磅，已有半數可以出口。若紗廠採取雙班十六小時制或三班二十四小時制，則生產可增至兩倍或三倍，其出口量之大，可增至十二億至二十億磅，是極可驚人的。即在目前情況下，日本已積存了二億方碼棉布待出口，其能力可見，日本紡織業的能力如此高，而工資又廉（長崎的工資比上海廉八倍），中國還是相形見绌的。日本貿易一旦開放，它的廉價的紗與布必然傾銷於中國及南洋的市場。

絲業的前途，也是可注意的。日本的蠶絲及人造絲，過去是銷遍世界的。現在美國尼龍絲品發達，蠶絲大跌價，日本絲也不能銷售美國，將來它必然在中國及南洋爭奪市場。

日本的毛紡業，前途無限度發展，經美國介紹，日澳成立協定，以澳洲的羊毛，日本的人工，合作起來，前途無量。其銷路也在中國與南洋。據說澳洲最初原想與中國合作，後來看到中國的工業前途無希望，纔轉向日本。

由這幾種工業來看，中國紡織業的前途必大受日本的壓迫，不但本國的市場將被其侵入，南洋的市場也將不保。

我們在日本，看見美蘇在爭政治，英國自忖力量不够，則爭貿易，最近盟總爲日本訂了十萬包澳洲羊毛，就是英國在貿易上的收穫。至於我們中國，似乎是無所爭，將來在經濟上難免還要大有所失。

幾點題外的話

◎展望未來，日本的工業水準若與中國太有衝突，我們是不是應該向在華盛頓的遠東委員會及在東京的盟總有所爭。

◎我在日本，凡所見到的日本人，莫不希望與中國經濟合作，甚至哀懇的說，希望中國在經濟上給日本開一條路。日本是必然有工業的，但鋼鐵棉紗皆無原料，油糧俱缺，中日應否合作？如何合作？我們應該早作考慮。

◎日本有一個五年建設計畫，預備於一九五〇年開始，中日的建設計畫是否應該接一下頭？

是否可以合作？

④日本的經濟調查資料，是應該利用的。例如日人在我東北的經濟調查資料，對於我們是絕對有用的。

⑤日本縱然戰敗殘破，其科學研究工作却在孳孳進行。三井洋行設立一個化學試驗所，內有二百五十個研究員，每月用二百餘萬圓的經費。以磁洗煤，是一位中國人在德國研究成功的，現由一日本人做此事。又有一個國民經濟研究所，係私人設立，專門研究由一九五〇年開始的五年建設計畫，日政府每年津貼四百萬圓。戰敗的日本如此注意科學實際研究，勝利的中國怎樣？





華僑與留學生

尷尬大國民

談到在日本的華僑，情況是很尷尬的。

旅日華僑共有二萬多人，東京橫濱約八千人，大隅神戶京都約一萬人，其餘散居九州及各地。這二萬多華僑還有老華僑與新華僑之分，老華僑是內地人，新華僑是台灣人。台灣人有一萬多人，數目或較內地人略多。

一般說來，比較世界其他各地，旅日華僑的文化水準還算較高的。其中無文盲，而受過大學教育的也不少。但從客觀看，水準還是需要提高的。華僑的職業，一向說「華僑手中三把刀」，就是廚刀剪刀與剃刀。近來經營裁縫與理髮業的多已改業，而菜館業則特別發達，平均每兩天有三家新的「中華料理」開業，這是一種很特異的現象。

華僑在日本，是很受嫉視的。日本投降以來，聯合國人在日本受特殊待遇：①食物配給受「特配」，譬如米，日人每日二合五勺，聯合國人可得加倍之量。②資金封鎖，對聯合國人民也比較寬。③聯合國人的刑事案件不受日本法庭審判，屬於盟軍的佔領法庭，在佔領法庭上中國有

陪審官。這種種特權，原是各聯合國人一體享受的，但因英美各國人民在戰時拘於集中營，戰後多已遣送回國，而華僑的人數特別多，好像中國人多享受了特權，而爲其他聯合國人所嫉視。華僑如利用特權而行非分，也特受衆責。在日人方面，一些人總認爲他們不是被中國打敗的，而且一向是瞧不起中國人的，更是滿心的不佩服。他們對台灣人，更是嫉視。

據一位久居日本的僑胞告訴我，他常常在日本民間聽到這樣的話：「等到和約成立，政治上軌道，那時候，一定要對華僑算算帳。」而一部分日本進步人士，他們深知道日本軍人及其爪牙，過去在中國所做的罪惡，所以對於少數華僑的若干不檢行爲認爲小事，常以筆舌，提醒日本人民過去歧視華人的錯誤觀念。

當日本投降之初，情形混亂，有少數日本人把財產過戶給華僑，因而有因糾紛而結怨的。也有少數特殊份子，當時與日本的殘閥官僚結託而成巨富的，在東京大阪神戶京都很有幾個華僑弄到幾千萬的家產。據說，在華僑間還常有打劫勒索富有者的事情。這一類不良份子，是應該加以取締的。

因爲日本普遍患着經濟病，黑市遍於全國，華僑既享有聯合國人的待遇，而面貌又與日人無大區別，所以進出黑市是難免的。這很是一個問題。以日本經濟現況的畸形，以及法令的不合理，從黑市這一點說，日本全國幾乎無不犯法之人。華僑經商有便利，一因「特配」，可多得物資；二因日本交通困難，華僑可以優先購票乘火車，少數人攜帶少量物品，做單幫生意。因此更受

嫉視，到處宣傳着華僑擾害日本的經濟，其實華僑是沒有那麼大的力量的。日本報紙專門登載華僑做黑市被抓的消息，甚至日本議員大野伴睦（自由黨）椎熊三郎（進步黨）等曾在議會大呼華僑擾亂經濟，新圓多入華僑之手。這不但挑動日本民間的惡感，也使盟軍總部討厭了華僑。美國人也不是沒有做非法勾當的，譬如曼約上校（Col. Mandel）竊寶案，就是一個例子。

其實，有許多生意，是華僑出面，而日人在背後，但犯了案則由華僑擔當。有自中國遣回的日俘，他們會說中國話，冒充華僑做黑市，及至被抓，日警明知是日本人，也以華僑犯法報告盟總。有時候韓人冒充華僑犯案，日政府也就將錯就錯，推到華僑身上。有時日本警察報告美國憲兵查黑市，預先暗告日本黑市商人躲開，而抓到的却是華僑。於是報紙喧騰，道路傳聞，一般印象惡劣。華僑犯案，解到盟總的軍事法庭裁判，往往受到重罰。現在約有三百名台灣人關在牢裏，華僑近千人應遣送回國。華僑界也極盼政府能把少數不良份子運回國內，以免良莠不齊，少數牽累多數。以去年七月十九日發生的澀谷事件爲機運，可以看出日人的排華情緒；更由於那事件的處理欠公，可以看出盟總對華僑的待遇。

三月三日晚東京十幾位華僑領袖招待我和高臨渡兄，聽他們訴說衷曲。他們嫌代表團力量不夠，他們希望國內多注意在海外的僑胞，他們希望政府運回少數不良份子。在文化方面，他們希望多運國內書報，多得正確情報，多給華僑以教育，子弟們需要大量的國內教科書。在經濟方面，他們希望政府指導他們從事大企業，勿開飯館剃店。他們認爲寬容日本應有限度，對華僑所受

的委屈不宜太忍讓。他們尤其希望國內戰事早停，國家和平統一，確保四強之一的國際地位；再希望派國軍到日本，執行佔領，以增國威。我對於僑胞的這一串希望無可安慰，我相信我已相當瞭解他們的處境與願望。除了上述的一些希望之外，他們尤其有一個抱負，就是當此大時代，他們在日本，願意爲祖國對日關係的今後安排有所貢獻。我告訴僑胞們：今天你們在日本是在接受國家勝利的光榮的，這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是空前的。你們在這個光榮勝利的基礎上，堅實努力，正確奮鬥，以期不辜負這時代，而有貢獻於國家。國內人甚慚愧，未能把國事迅速理好；惟其如此，纔更希望在日本的僑胞莫事事仰賴國內，而要在現實基礎上作堅實的努力，正確的奮鬥。

三月八日下午四時半，記者團在大阪受僑胞的茶會招待，短短一小時，而熱情充溢，僑胞代表紛紛陳說衷曲。一位僑胞說：「華僑在日本，過去被關在鐵門以外，現在則是在玻璃門外，看見裏面了，但還是進不去。」這比喻，是相像的。

勝利的棄兒

關於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的情況，我事先就有所聞。記者團還未啓程，就有留日學生的家長來找我，託我給他們的孩子們帶些錢去，以濟困窮。從留日學生家長的談話中，知道留日學生到去年下半年已停止了救濟，與國內又不通郵通匯，所以處境很困難。

我到東京的第一天，就有兩個中國留學生來看我。一位姓張的，訴說日政府救濟費已於去年

七月停止，後給貸費，也於去年年底截止，所以生活很窘。另一位姓易的，則阻止姓張的學生說話，他說：「你不要講這些話，你以為國內可以援助嗎？說實在的，我們在這裏好得很，比在國內強得多！」態度很是激越倔强。我感覺到其中有問題。

中國留日學生，現在共有一千一百九十五人，多在東京京都大阪神戶四地，台灣籍學生佔半數以上。除台灣學生是新得國籍者外，其餘中國學生，其中一部分是敵偽時期東渡的。勝利後，學費成問題，日本政府每月發救濟費數百圓，去年七月停止了。因國內救濟不到，經代表團交涉，日政府允給貸費至去年年底。屆時貸費停止，而國內教育部的救濟仍未到。學生們靠配給品過活，省吃節用，賣掉節省下來的配給品，以補貼生活。嚴格說，這是違法的。也有極少數不良份子混入黑市生意的。雖是生活所迫，學生們談起來也極痛心，主張把這少數不良份子遣送回國。

留學生一般是優秀的，讀書的成績大致均佳。凡我所接觸過的學生，談起來皆不願回國，而願在日繼續攻讀。日本大學理工各科的水準比較國內高，相當是事實，學生們不願半途而廢，是一個原因。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怕回國遭受歧視。許多留學生對我談起，說國內某報曾有一篇社論，說他們是敵偽時期的學生，應該解送回國再教育。因此，他們人人心中都結着一個疙瘩，怕國內歧視他們。他們盼不到國內的救濟，或許還要遭受歧視，在青年人的心理上當然要有影響的。我所遇到的那位姓易的學生，其態度的激越倔强，大約就是這兩種刺激造成的。

這羣留學生，簡直成了勝利的棄兒。我很同情他們。國家八年抗戰，其勢不能叫所有青年都

到後方讀書。勝利後，政府處理淪陷區的學生問題，朱教長曾說：「只有偽學校，沒有偽學生。」對京滬平津的學生的學籍問題都解決了，留日學生情形自然也一樣，無須苛求。我同代表團經管教育文化的張鳳舉先生談起這問題，他也極對留學生表同情，而在積極爲學生們籌畫救濟。

據說這筆救濟費每年不過二千萬日圓，代表團向國內教育部請求救濟，渺無消息。代表團擬令日政府繼續救濟，據說日政府願出此費，而盟總不核准，認爲不應因此影響日本的預算。現在反有若干日本私人對中國留學生幫忙，譬如學生集會，他們借給房屋，學生出刊物，他們無條件幫助印刷與紙張。學生們談起來，對這些人是很感激的。據我所知，這些人多是以前對華有關的官僚，他們與現在日本政府關係仍極密切。這種小惠，就使千百中國學生感激他們，這實在太廉價了。政府對這些子弟究竟管不管，應作一個明白的決定，絕不可一癡二聾，讓這許多青年子弟在戰敗的日本做勝利的棄兒！

三月六日我們到京都時，美軍第一軍團招待參觀，在我的汽車裏發現一位穿着學生制服的青年人，談話時說：「我是中國留學生，美軍尋常跟我們有聯絡，今天因爲中國記者團到此地，所以特別約我們來爲諸位伴遊。」噫！盟軍都對我們的留學生有調查聯絡，並知加以利用，怎麼我們反把自己的子弟遺棄了呢？

憑弔原子城

我們在日本，有四天離開東京的日程，地點是箱根，京都，至廣島，然後沿瀨戶內海，經大阪神戶，而返東京。這行程顯然是以廣島爲中心。提起了廣島，人類這第一個挨原子彈的地方，是極有憑弔價值的。

走向關西

三月五日晨，記者團去旁聽盟國對日委員會（Allied Council for Japan）。這是由美英蘇中四大盟國組織的顧問性質的機構。每兩星期開一次會，照例是美蘇兩國代表吵嘴一番，中英兩國代表像似陪客。那天中國代表團有提案（是一年多來的第一次），是關於日本復員方面的問題，朱團長世明以英語讀提案，逐節譯爲俄語後，美國代表乘機質問了一下在西伯利亞的七十萬日俘爲什麼不遣送回來。未及討論，即到散會時間。下次開會時，蘇聯代表大概要還罵幾句。

十一點半離開盟國對日委員會，乘車赴橫須賀軍港。此地向爲禁區，文化甚落後，城小人少，全屬海軍統制，現在開放了，也不繁榮。午宴於美海軍司令部。飯後，聽報告，參觀了一個防空洞，巡遊基地一週。規模是大的，有殘破景象。午後乘汽車赴箱根，鑽了幾個山洞，走出橫須

賀，汽車繞行鎌倉江之島一帶，沿海風景，佳麗之至。這是日本歷史上鎌倉幕府的名地。我在汽車中，倦眼矇矓，忽忽而過。由鎌倉至箱根，過小田原，至淺間山，車沿山坡盤升，公路一線，蜿蜒而上，碧山蒼松，大山深澗，由斜陽駛人黃昏，既無戰爭痕跡，也沒有工業的煩囂，偶然停車，聽澗中流水，看山坳炊烟，蒼靜勁美，景象悠然。七時到宮下驛富士屋飯店，半山燈火，華麗房舍，啓人美感。瓊斯上校（Col. Jones）招待晚宴，席間談笑風生，侍女如雲，各人皆在印製美麗之菜單上簽名留念。飯後登車，至小田原車站上火車。

是特備的一列專車，名「大使列車」。我們十幾個人坐了十幾節車，客廳·餐廳·臥車俱備。設備既週，起居舒適，沿途談笑，甚不寂寞。瓊斯上校談吐詼諧，講盟軍佔領日本的故事，極富風趣；麥佛蘭上校（Col. McFarland）談日本鐵道的管理情形，數字連串，如數家珍，白髮紅額，極像一位老教授。「大使列車」上，乃是我們日本之行最愉快的時間。

三月六日晨九時，雨中到了京都，歇腳於「都」飯店，聽第一軍團的報告。大雨中參觀了染織工廠，織造工廠，漆器工廠，皆甚精美。下午遊感恩院，三十三間堂，皆是京都的古寺，而清潔整齊。又參觀桃蘭國民小學，京都帝大。晚六時赴每日新聞之宴。京都一切完好，戰爭中未會落過一彈。文化與工業俱有，頗繁榮，據說大阪等地的有錢人多到京都去享用。晚間「大使列車」，續向西行。

到了廣島

三月七日晨九時，到了廣島。人稱廣島爲「原子城」。廣島爲英軍佔領區，英軍特備汽車招待。車站是劫後新建，矮矮木屋，有新象，也有簡陋象。出車站，縱目而望，顯然看出炸後殘破之象。馬路上臥着的電車軌道，是原有的；路旁稀落落的木屋，是新建的；而到處是房屋殘骸，瓦礫遍地，却正是原子彈的戰場。

廣島是日本有名的地方，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時，所謂帝國大本營皆設於廣島，明治也兩度駐節於此，以象徵親征。當年明治駐節的行宮已全炸毀，只剩下一壘石基了。

廣島的沿山，有一道河流，河上有一小橋，名元安橋，據推測可能是原子彈降下的中心。橋係石建，本身無恙，惟兩旁石欄上的石燈，皆向外推移了數寸。這不同方向的相對移動，可說明是壓力中心的所在。距元安橋不遠，有一個相生橋，因河有支流，橋身做T字形。因其形狀特殊，所以投原子彈時係以此橋爲目標。橋的四週破壞甚劇，惟此橋也未斷，只一邊橋欄被炸力推到。橋欄係鋼筋水泥所建，橋欄倒後向外推開十八英寸。轟炸區域約兩千呎範圍。在此區域內是經過了大震動，大焚燒，而破壞的程度則參差不一。有的近在轟炸中心的建築物存留了，有的距離較遠的却蕩然了。這震浪或如巨靈掌，當者粉碎，而在指縫間的就較輕了。大致說來，石頭建築的大致保存，鋼筋水泥的次之。元安橋是石建的，無損；還有一個類似建國神社的石表，兩根石

柱，上架一石樑，平常看來，像似搖搖欲墜，而經此巨震，峙立依然。又有一片墳墓，石碣累累，皆完好無恙，有一個石翁仲，歪歪的欠伸着，底座下墊一塊磚頭。那說明炸彈的壓力動搖了這翁仲，而適有一個橫射的磚頭飛到它的座下。這些石碣皆無損，劫後則石身反倒像似經過磨光了。塋中草木俱都焚死了。在形狀上，圓形的較易免難。多少堅固大廈炸平了，而縱目四望，却有許多高聳的烟囱站立着，工廠已夷爲平地。在炸後大廈的餘燼中，我檢得幾個紀念物。一塊是玻璃熔化成琉璃一樣的山子石，其中還熔合着燒焦了的木頭，鐵絲和洋釘；另一塊是兩個啤酒瓶曲彎彎軟綿綿的被熔化在一起。都是高熱力下的產物。

在相生橋畔，還殘存着一所高大的建築物，是商工會議廳。我們會登臨屋頂遠眺，依山濱海的一片半島平原，極目殘破，草木茁綠，明治行宮的殘壘，第五師團的駐地，指顧皆在眼底，矮小的木屋是新建的，高大的房屋是殘存的，在工廠崩圮之後而峙立着一根根孤零零的烟囱，甚是奇觀。

出商工會議廳，在路邊一個小鋪子內問一婦人，她說不是廣島人，「是新由滿洲回來的」。可見現在的廣島居民不少是自中國回來的。又訪問紅十字醫院，這是殘存的建築物之一，院長竹內劍是劫後餘生。竹內對我們談原子彈轟炸的情形，正如白頭宮人話天寶遺事，有無限的感慨。

這人類第一顆原子彈的降落，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上午八時十五分。據他說，當時每晨七時許，照例有盟軍偵察機到上空，那天也是早晨七時許放了警報，迨偵察機飛去，警報於七

時半解除，在八時左右，學生上學，做工的上班，市民一切照常，原子彈突然爆炸，所以死傷特別衆。廣島人口共二十四萬五千人，死八萬三千人，傷者或多於此數。傷者大概都是燒傷的。

竹內院長講他自己的經驗，當時他在樓上辦公室工作，突見一片強烈的銀光（如同照相的鎂光），以後就一切不知道了。嗣後蘇醒過來，人躺在屋外走廊上，斷了六根骨頭，爲其同事佐佐木輝文醫師醫好。病愈後無異狀，而原來的心臟病及胃病却也好了。竹內說，他雖不知是原子彈，但已斷定是一種幅射性的東西。因爲醫院中X光的膠片，原封存在地窖子內，而皆爲光線射入成爲黑色的了。

還有一位德國神父，名 Wilhelm Kleinsorge，他曾在廣島居住十四年。他當時在天主教堂的三層樓上，眼前一陣強光，即人事不知，醒後人躺在屋外的花園草地上。當時輕傷，二星期後忽轉重，是由於白血球的大量減少，神經無傷。他看見城市全被炸壞，死傷載道。但是，日本人民大致安靜，無叫罵，人人心中起了一個疑問：「戰爭是不是就要結束了呢？」一個日本女人說，「我們不能打了。」但另有人說，「這是必然的，我們應該吃苦。」當時日本人民無怨無恨，不打不罵，大家互助着。

紅十字醫院裏還有幾個受傷的病人。第一個病人名叫吉川清，地點距轟炸中心一公里半，當時正在街上走，背上受火燒傷，以手抱頭，手被燒重傷，骨彎，肌肉燒壞，醫治一年半，尙未收口。第二個病人名叫光島太郎，距轟炸中心八百米，在街上走，臉受燒傷。左耳已無，尙能聽，

鼻子也沒有了。燒傷處生瘡，有的割後即平，有的割後又生，而繼續割治，直至其不再生時爲止。第三個病人是個九歲的男孩，名叫森元澄正，距轟炸中心兩公里，在花園裏玩，腿斷廢。第四個病人是女的，名叫原山米子，爲玻璃碎片刺破喉嚨，是輕傷。各個病人的神經都無異狀。

出了紅十字醫院，時已過午，復在轟炸區忽忽一過，返「大使列車」進午餐。飯後大家車中烟酒閒談，車沿瀨戶內海東行，沿途山明水秀，片片田疇，點點漁帆，偶見農夫農婦工作於畎畝之中，閒靜秀潔，美麗之至。

不知是感喟，還是贊歎？在大家談笑中，我在思潮起落。原子彈的威力是大的，它決定了日本的國運。由於原子彈的投擲，使日本知道不能再戰，於是官僚重臣提議投降，軍閥無話說，日皇下了投降詔書，戰爭就此結束了。原子彈決定了這一段歷史，也給日本相當保留了國內的完整。假使原子彈不出世，繼續打下去，日本最後必然仍是投降，而日本的犧牲可就慘重了。像阿圖島琉璜島那樣的玉碎，像琉球島那樣的焦土，若打到日本本島，那還要經過多少死亡，多少破壞？廣島一彈，十幾萬人死傷，却拯救了日本更多的生靈，保全了日本更多的地方。看京都一帶的完好，看瀨戶內海一帶農村如錦繡，除了若干工業區的轟炸之外，日本本土實際是未曾經過戰禍，這一點對於日本的戰後復興是很有關係的。

返回東京

晚十時車到大阪，記者團一行下榻於新大阪飯店。

三月八日晨，看大阪圖書館，尙無人。看大阪帝大，地下層有原子能研究試驗的設備。巨大繁複的設備，企圖以高壓力打碎原子核，並未成功。據主持此項研究的西脇安教授說，理論上無問題，只因缺乏鈾，所以不成功。他的解釋是否充分，不可知，總之，在戰爭中日本人已有原子能的研究，則是事實。又看了帝大附屬醫院及一個女子中學。午後乘汽車赴神戶。在神戶參觀了一個龐大的製鋼廠，是造船造砲的大工廠，但盟總給日本保留下了。坐汽車遊行海軍基地一週，一切完好，毫無破壞或準備破壞之象。出海軍基地，乘汽車駛返大阪。四時半赴華僑茶會，聽僑胞訴說衷曲。六時新大阪飯店酒會，七時晚宴，九時重登「大使列車」，車上一宿，三月九日晨九時半回到東京。



遠東國際法庭與戰犯

憑弔廣島歸來，三月十日晨九點半我們去旁聽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在紐倫堡的軍事法庭性質完全相同，是審判戰犯的。根據波茨坦宣言第十項「對於包含虐待我等的俘虜的一切戰爭犯罪者，應加以嚴重的裁判」的規定，麥克阿瑟元帥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發表「關於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特別宣言」，公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條例」，組織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的A級戰犯，即計畫・準備・開始，進行侵略戰爭的罪犯。法庭由美・中・英・蘇・法・荷・澳・加・紐西蘭・印度・菲律賓十一國法官組成，以澳大利亞法官韋伯勳爵爲庭長。中國的法官是梅汝璈氏。檢察官亦各國一名，首席檢察官是美人，中國的檢察官是向哲濬氏。審判機關與檢察機關分離，法官的地位完全平等。庭長發言須得其他法官同意，遇有爭議時，採合議表決之制。開庭以來，合作頗佳。

日本的侵略戰罪是從何時開始？確定了這個時期，以便追究戰犯。有的主張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時，這自然太短視了。有的主張一九三七的七七事變時，也有的主張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時，最後決爲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的皇姑屯事件時。以此時期爲準，一共檢舉了二十八名A級戰犯，其名單如次：

荒木貞夫（曾任陸相），土肥原賢二（在滿特務機關長），橋本欣五郎（南京屠城時之砲兵聯隊長），畑俊六（陸相，華中派遣軍最高指揮官），平沼騏一郎（國本社創設者，樞密院議長，首相），廣田弘毅（外相，首相），星野直樹（偽滿總務長官，東條內閣書記官長），板垣征四郎（關東軍參謀長，陸相，中國派遣軍參謀長），賀屋興宣（藏相，華北開發會社總裁），木戶幸一（內大臣），木村兵太郎（關東軍參謀長，緬甸派遣軍司令官），小磯國昭（關東軍參謀長，拓相，朝鮮總督），松井石根（南京屠城時最高指揮官），松岡洋右（滿鐵總裁，外相），南次郎（朝鮮軍司令官，關東軍司令官），武藤章（陸軍省軍務局長，菲律賓第十四方面軍參謀長），永野修身（海相，聯合艦隊司令長官，軍令部長），岡敬純（海軍省軍令局長），大川周明（滿鐵東亞經濟局理事長），大島浩（駐德大使），佐藤賢了（陸軍省軍務局長），重光葵（外相），島田繁太郎（海相，軍令部長），白鳥敏夫（駐義大使），鈴木貞一（興亞院政務部長，企畫院總裁），東鄉茂德（外相），東條英機（陸相，首相），梅津美治郎（關東軍司令官，參謀總長）。

這些戰犯，因松岡洋右與永野修身已死，大川周明患了神經病，所以只有二十五名戰犯受審。法庭設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省原址炸毀後爲陸軍省。以日本發動侵略的地方，作爲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庭，是有意義的。

我們到時，已開庭，我們坐入聯合國記者旁聽席。十一位法官高坐庭上，座後樹十一國國旗。戰犯席在法官之對方，位後有MP監護。這天東條·重光·賀屋三人因病缺席，所以只有二十名戰犯到庭。土肥原·板垣·荒木，這些魔鬼，均歷歷在目。這些元兇巨慝，每天六小時，上午四時，下午四時，天天聽審，已歷時九個月，習以爲常。看他們坐在「包廂」裏，戴上耳機聽審，毫無表情的靜聽檢察官與被告律師間的辯論。

我們到時，正審訊一證人原任駐菲大使村田首藏，十時後退庭休息。庭長韋伯勳爵招待我們至休息室茶敘，由梅法官汝璈作陪，並攝影留念。十一時復庭，曾任大東亞省次官的山本熊一作證。此人狡獪，強詞奪理，數受檢察官質詢，辯護律師澳人羅勃士爲之強辯，謂中華民國之國父孫逸仙博士一九二四年過日本神戶時曾公開演講大亞洲主義，可見「大東亞主義」也不是侵略的。韋伯庭長拒絕此說，謂孫先生發表言論之時，時間環境性質俱不相同，不可相提並論。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已九個月，除星期日休息外，每天四庭，六小時，現在纔至被告辯訴的階段，此後辯論以至判決，至少尚需六個月時間。時間如許之久，所費人力財力又如彼之大，爲了二十幾名戰犯，是否值得呢？我在日本，與梅法官汝璈向檢察官哲濬數度談話，法庭一度旁聽，又讀了一些參考資料，我覺得這是值得的。

國際軍事法庭的真正意義，不僅僅在處置若干戰犯，最大意義在於確立侵略戰爭有罪這一原則。在國家主義的世界，國際法上的戰罪只限於虐待戰俘，殺戮無辜等非人道的行爲，而於戰爭

本身並無規定。此次大戰之後，由紐倫堡到東京法庭，在開始適用兩大新的原則，就是：第一。侵略性的戰爭是有罪的；第二。凡計畫或參與侵略戰爭的個人，除其國家負責外，個人也應負責。這兩大原則，據聞印度法官尚不同意，將來宣判時或許會有「少數報告」。但此原則是應加確定的。根據開洛哥非戰公約，侵略戰爭是有罪的；根據波茨坦宣言，侵略有罪，而紐倫堡法庭的宣判並執行，已給這原則樹立了先例。

再有一點，便是英美法系的文明，這對日本司法已有了好影響。英美法，檢察官與被告律師立於同等地位。檢察官的座位，不與法官平坐，而是設在庭下與被告律師平坐。檢察官與被告律師發言時，同是面向法官而立。檢察官直接質詢被告的證人，被告律師也可以直接質詢原告的證人。雙方交相質詢，法官只聽，而不發問。這制度有兩個優點：一。檢察官無官的威嚴，不致威壓被告，且可避免與法官官官相衛；二。法官不問，則可不致激動感情偏到一方面去。據說日本法院現在也仿效而採用這制度了。

國際法庭每天開庭，日本人的旁聽席天天滿座，他們對英美法的精神是感到興味了。東條會對美國律師感激涕零，日本法庭隨而改良。日本人說：「國際法庭對日本人民的思想有好影響。」大概是不错的。

現代法律的最大特點是注重證據。這場官司，由皇姑屯事件到日本投降，時間歷十七年多，戰爭這麼大，檢舉日本的侵略罪，恐怕要有汗牛充棟的證據書。但是中國所提出的證據只有一二

十件，且多無力。主要的證據，多是由美國方面提出的。主要的證據是美國國務院的檔案，美國 Black Chamber 收到並譯出的日本密電，美軍登陸後抄獲日外務省檔案，又美憲兵無意中在一地道小屋內發現幾箱文件，內藏有御前會議及樞密會議的紀錄，又獲得內大臣木戶幸一的日記，均極有力。尤其木戶的日記，是逐日口授其秘書所記，凡屬大事，均有記載，所有法庭上遇有疑難問題，一查木戶的日記，什九可以解決。但日本軍部的檔案則始終未曾發現。

中國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地位是很高的。澳洲韋伯勳爵任主席法官，是憑其學問資望而被選的，此外各國法官則按照對日受降的次序定席次，因此美國法官坐於庭長之右，中國法官坐於庭長之左，爲第二位。美法官居第一位，當仁不讓。中國法官居第二位就有問題，英蘇兩國皆不甚甘心，因此很經過一些明爭暗鬥。我們的梅法官，論年齡不比別國的法官長，稱體重也不比別國的法官重，而現在坐在第二位置上，是很不容易的。

我在日本，看見許多日本人，文文武武，老老壯壯，够戰犯資格的人太多了，但却仍然逍遙自在的活動，而且不少幹着重要工作。日本人談起中國來，多感謝中國的仁厚，尤其感激蔣主席「以德報怨」的對日廣播之寬大；但對中國之不甚追究日本戰犯，若干日本有識之士也不甚謂然。他們以爲中國如此寬大，使許多戰爭販子仍得活動在日本社會裏，對於日本的民主化也是障礙物。我們在國際法庭工作的人員，幾次對我談起，以爲我們國內辦理戰犯與漢奸的案子若太馬虎，就會影響我們在東京的地位。譬如岡村寧次，爲什麼還不起訴？日本侵華軍的總司令，當然是

戰犯。在京都時，每日新聞記者山本俸問我：「聽說岡村寧次在南京頗受優待，是嗎？」我硬嘴否認說：「並無此事，岡村是在囚禁中。」但我們回來之後，岡村寧次尚未起訴，而周佛海却已減刑而得不死了。



日本議會與政黨人物

政黨的嬗變

日本的議會與政黨，嚴格的說，在太平洋戰爭中俱已消滅了。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日本舉行所謂翼贊選舉的結果，解散了所有的既成政黨，以推荐議員組成所謂「舉國一致」的翼贊政治會，那已不成其為政黨了。翼贊政治會擁有貴衆兩院的絕大多數的議員，衆議院共四六六名議員，該會即佔有三八一一名，因此議會也完全變成政府的御用機關。輿論稱翼贊政治會的議員為「東條議員」，稱由他們構成的議會為「贊成議會」。議會與政黨，都已不成東西。

其後，戰爭的形勢日益深刻不利，日本國內體制採取「本土決戰型」的時候，全國普遍組織「國民義勇隊」，在政黨體制方面則解散了「翼贊政治會」，而於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成立「大日本政治會」，以南次郎大將為總裁，擁有議員三七七名，其本質與「翼贊政治會」無異，議會與政黨實質皆不存在。

到日本投降時，在第八十八屆臨時議會之後，「大日本政治會」解散了，另外還有一個名為「翼壯議員同志會」的小團體也解散了。所以到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底，日本已經沒有一個傀儡政

黨，也沒有一個官製的政治結社，一時成了真空狀態，而新黨運動也由此時開始。在八十八屆臨時議會時的議會勢力，計「大日本政治會」三七七名，「翼壯議員同志會」二一名，無所屬二六名。以這種議會勢力為中心而準備樹立新黨，乃趨向於舊政黨的復活。現在的日本各政黨，大致是：自由黨是前政友會，進步黨是前民政黨，社會黨是前社會民主黨，日本無產黨，日本勞動黨所混合組成。

日本全國的政治結社，一九四六年四月為數三六三個，其中全國性政黨十三個，兩縣以上的地方政黨十個，其他的地方小政黨三四〇個。結社總數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止，已增至二九五一個。茲將日本衆議院主要黨派的分野列表如左：

政黨名稱	成立日期	黨魁	本屆衆議院席數	傾向	備考
日本自由黨	一九四五・二・九	吉田茂	一四八	保守	前政友會島山派
日本進步黨	一九四五・二・二六	幣原喜重郎	一一二	保守	前民政黨與政友會中島派與金光派
日本社會黨	一九四五・二・二	片山哲	九八	右！松岡・平野 中！水谷 左！加藤・鈴木	前無產黨系各派
協同民主黨	一九四五・二・三〇	米定	四二	偏右	前日本協同黨日向民主黨及日本農本黨台組而成
國民黨	一九四六・九・二五	(採合議制)	三二	偏右	前新政會
共產黨	一九三・七・五	德田球一	六	純左	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前未能公開活動
日本農民黨	一九四七・二・二五	北勝太郎	五	偏右	前協同黨反對合併者

附註：（一）進步黨之新進會（犬養健等）與自由黨之蘆田派及社會黨右派正進行合組新黨
（二）協同民主黨與國民黨擬合併成立國民協同黨

衆議院議長是自由黨的山崎猛。這個議會的特色，是共產黨有了六名議席，及三十九名女議員登場。又由於舊議員多數被「公職追放令」所追放，所以無名的新人當選者甚多。四月重行普選，日本的政黨必然又有變化。

訪問日議會

三月四日下午三時，記者團去參觀日本議會。議會建築偉麗，戰時未遭轟炸。我們先到衆議院旁聽，受議場的注視。這時共產黨領袖德田球一正在發言台上猛烈抨擊石橋財政。政府黨議員則在台下大聲呼嘯，促德田下台，而德田仍高聲朗罵自若。旋藏相石橋湛三登台答覆，措詞亦甚尖銳，政府黨議員競相鼓掌，共產黨議員則拍桌叫罵。德田球一與志賀義雄同被監禁十八年，日本投降後釋出，二人同著「獄中十八年」一書，在日本爲流行書之一。日本共產黨歷史尙淺，雖僅有六名議席，而能雄踞議壇，對政府施政作獅子吼式的抨擊，在我們看來，多少是有些民主的氣味了。

我們只旁聽了十幾分鐘，即離座參觀議會各部分，四時至會客廳，接受各黨派人物的茶會招待。在場議員計有：自由黨之北吟吉，蘆田均，村上勇；進步黨之椎熊二郎，犬養健；社會黨之

富吉榮二，米窪滿亮，吉川兼光；協同民主黨之松本六太郎；國民黨之石崎千松，大島多藏；共產黨之志賀義雄；無所屬之大石ヨヅ（女），北政清等。首由衆院議長山崎猛致歡迎詞，略謂：「日本議會已有六十年歷史，惟專制力量壓倒一切，議會不能發生效力，而有此大悲運。依據戰敗後的經驗而努力，新憲法現告成立，將於今年五月三日實施。現議員係於去年四月選出，共四六六人，新人佔百分之八十。新憲法的特點，付青年與婦女以選舉權。所有政黨的政綱皆是進步的，惟緩急不同，絕無退回之勢。現重新進行總選，以行憲。戰敗後，我們只做國內的努力，希望和約早日出現，以與中國共同努力於世界和平。」北吟吉繼起致詞，略謂：「日本在革命，必須與中國協一，對世界和平始能有貢獻。蔣主席以德報怨的寬大精神，我們至爲感激。」

我們問目前日本最急須解決的是什麼問題？松本六太郎與犬養健答以食糧問題與通貨膨脹問題。我問日本農工生活狀況比較如何？社會黨答以農民生活較佳，因米價黑市高，農民至少藏有五個月生活的米。農民黨則謂工人生活較優，因都市工資較優。兩相辯駁，而無結論。

幾個政黨人物

我爲進一步了解日本政治的內容，在臨別東京之前，曾以一日之力，抽暇會見了幾個政黨人物。這幾個人物是：新黨運動的中堅份子犬養健，共產黨一領袖野坂參三，進步黨領袖幣原喜重郎，社會黨右派理論家森戶辰雄，社會黨左派領袖加藤勘十。

△犬養健

三月十三日上午九時半與謝南光兄同訪犬養健氏。他是五一五事件爲日本少壯軍人狙殺的日首相犬養毅的兒子。一間雅潔整齊的客廳，壁上掛着孫中山先生的相片，有孫先生親筆題贈給「木堂先生」的字樣，另有一幅康有爲的字畫，也是題贈給「木堂先生」的。「木堂」是犬養毅的別號。這兩件陳設，就表明屋主是有對華關係的世家。犬養健氏正值壯年，風度翩翩，一望而知是一位活躍而精明的人物。寒暄之後，照例談了一段親華八股。談到日本的政局，他對社會黨的估價特別高，他預料這次選舉社會黨可能躍爲第一黨，共產黨可能獲十名至十二名議席。他說他在進行着革新運動，以改革自由進步兩黨的內容。他陳說右傾份子的生活腐化，使人民失望，而稱贊共產黨人生活節操較佳。他說自華遣歸的日俘，一部分潛伏爲軍國主義勢力，失業者則大部左傾。

犬養健這個人，是一位名公子，很想在政治上活躍，但他會隨阿部信行到南京，任汪政府的經濟顧問，是他現在政治活動的一大阻礙。他的做法，一面努力表示親華，一面進行新黨的組織。當澀谷事件時，日本反華空氣甚濃，犬養健在衆議院提出感謝中國寬大的議案，經一致通過。現在與曾任幣原內閣書記官長的檜橋渡，石黑武重，蘆田均等，進行組織一個中間黨，名爲「民主黨」。其構成份子大部分是自由進步兩黨的議員，也有社會黨右翼份子參加。這對於在朝的自由進步兩黨的影響很大。政府在這時却拿出一把利刃，就是「公職追放令」的追加「整肅」。照盟軍管制日本的精神，凡曾參與侵略戰爭的，至少不得再任公職。去年選舉時，會有大批的候

選人受了「公職追放」的處分。公職追放的名單，在今年六月底前仍可增加。現當大選之期，新黨業已成熟，而犬養健、橋本與石黑武重三人被「整肅」，這對新黨是迎頭一棒。我想犬養健的被「整肅」，必然是因為他曾任汪政府顧問這一理由。嚴格說，凡是日本的政治人物，誰不會參加過侵略戰爭呢？戰犯是多極了。

△野坂參三

正午十一時半與高臨渡兄赴議會休息室訪問共產黨議員野坂參三，此人曾流亡中國，在延安工作多年，在華名岡野進。一個樸素文雅的人，小小個子，上脣蓄着一叢小鬍子。

野坂的談話甚是嘴饜，他說：「自由黨的前身是政友會，進步黨的前身是民政黨，社會黨的前身是社民黨等，他們都會參加了侵略戰爭，惟有共產黨未曾參加侵略戰爭；他們都有戰犯，惟有共產黨沒有戰犯；他們都贊成天皇制，惟有共產黨主張打倒天皇制。」這話都是事實，但岡野進在延安時却是主張保留天皇的。我說：「我很欽佩日共，你們比中共徹底。共產黨是有主義的，中共却說擁護三民主義，延安並且主張保留日皇，尤其成問題。」野坂連忙辯白，說：「天皇制與天皇是兩件事，天皇制須打倒，而天皇個人則不妨保留。」

他說，日共擁有廣大羣衆，各種產業組合一百六十萬人，支持共產黨；農民組合一百三十萬人，大部支持共產黨。去年選舉，共黨得二百四十萬票，議員六名。此次選舉，日共衆議員候選人一百六十名，參議員候選人三十名，以五十議席爲競選目標，可能得到二十至三十名。如選舉

優勢，則與社會黨提攜，組織聯合內閣；否則，有條件的支持社會黨組閣。

談到日本的經濟問題，野坂說，盟軍佔領費龐大，去年四月初到今年三月底，共用三百九十億日圓，今年四月到明年三月底，預算二百七十億日圓，佔總預算的百分之二三十。稱爲「新圓階級」的建築包工者，給盟軍蓋房子，大賺錢，轉手成爲自由黨的黨費。他說，目前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在東京許多人住在防空壕內，却在增建豪華的電影院與酒館；米百分之八十進入了黑市。他主張：停止對戰事損失的補償，因爲這完全成爲以國庫輔助財閥；管制財閥的銀行；增加生產。

在政治方面，他說，右翼團體加速產生，多係以回國軍人爲背景。勞農前衛同盟那樣的反動團體，盟總居然許其存在。他認爲戰犯檢舉太不徹底，中國在這方面也甚疏忽。談到中國情形，他說，中國的和平統一，對日本民主化的前途是有益的。

談到日共的做法，他說，我們不主張暴力革命，以合法的議會競爭，博取廣大人民的支持。野坂談話中，凡提到盟軍總部及對美關係時，態度極其謹慎。

▲幣原喜重郎

別了野坂參三，我們即去尋訪幣原喜重郎。幣原是進步黨的領袖，在政治背後，他是事實的日本首相。在議會的總理大臣室內，我們會見了幣原。這是日本一位老外交家。九一八事變時，他任日本外相，說日本軍閥侵佔我東北，如同吞了炸彈。這炸彈，現已炸垮了日本。

幣原氏已是七十五歲的老翁，行走姿態雖略顯龍鍾，而儀表却極雍容華貴。黑色西裝，頭髮梳得整齊，談話遣詞用字都極講究。

我問他對於中日關係的感想，幣原先生說：「二十年來，我的觀點始終一致。以前因軍閥作梗，現在障礙已經沒有了。」他又接着說：「從前我跟汪榮寶公使講過一段話，是說一個人黑夜行於荒野，遠看有一個怪物擋路，大膽前行，却是一匹馬，再往前行，乃是一個人，進前看却是自己的哥哥，乃擁抱相親。」這是一個寓言。但是他又說：「中國是聯合國家之一，對於中日親善關係的建立，莫太心急，免遭其他聯合國家的嫉視。」這句話頗為老謀深算，他已體味到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情況。

談到中日的經濟關係，他說：「若干年前，我曾與王寵惠先生談過這問題。以後另一位中國人來談此問題，那時日本已能製造汽車，而中國則甚需要汽車以利交通，則買汽車實原料，兩國互利。」這仍是一「原料中國，工業日本」的看法。

我問他：日本的軍國主義能否消滅？他說：「很湊巧，我在管復員廳的事。一九二七年南京事件時，英美軍艦會向下關開砲，日本海軍也要開砲，我不准，而且也未向國民政府提抗議，當時日本軍人極憤慨，並且有一個軍官自殺。但今天，我和日本軍人談談，他們都覺悟了。」

我問他：是否還在寫日本外交史？他說並無此事，是報上誤傳的。

▲森戶辰雄

出了日本議會，未吃午飯，即與一位留學生去訪晤森戶辰雄，此人是社會黨右派的理論家，至時爽了約。晚七時半與沈觀鼎顧問赴一日人之宴，席間遇到森戶辰雄氏，是一位文質彬彬的大學教授。

他主要的說明社會黨與共產黨的不同。一。社會黨純以合法的議會活動競爭，共產黨則以罷工爲武器；二。社會黨求國家的安定與建設，共產黨則喜亂；三。社會黨遵循盟軍的佔領政策，共產黨則否。

▲加藤勘十

晚九時半趕到外人記者俱樂部，會晤社會黨左派領袖加藤勘十氏。社會黨在日本現政治上已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政黨，它本身是幾個黨混合組成的，片山哲被舉爲黨首，是綜合性的，而真正有力的人物是加藤勘十與鈴木茂三郎兩個較左的領袖。加藤勘十是勞動界出身，他給我的印象是粗線條，樸實，誠摯，直率。

一開頭，我們就談到日本的經濟問題。他說，要解決當前的經濟困難，必須停止通貨膨脹，增加生產；必須在社會黨政府之下，實行煤礦國營，肥料國營，纔是鼓起勞動者的工作慾。他聲明「國營並非國有」。他說，要解決黑市問題，一須改正公定價格，以與黑市價格接近，二須查抄藏匿的物資。他說，當日本投降時，海軍省有大批物資被侵吞，而焚燬了帳簿。現在在黑市上轉來轉去的物資，主要是軍閥財閥合作隱匿侵吞的物資。要解決這努力與物資的問題，自由進步兩黨政府不能辦，必須社會黨政府纔行。

加藤緊接着說：「有人說，社會黨左派與共產黨無分別，乃是一種誤會，共產黨在國際上有蘇聯的背景，社會黨則專致力於合法的議會活動。但我們所以要與共產黨聯合，有兩重道理：一。封建殘餘的軍國主義勢力潛伏在社會內的力量很大，須與之鬥爭；二。我們如不聯共，即青年的黨員將會跑到共產黨那邊去。」最後他說，盟總的民主方針不够徹底，許多戰犯仍佈於要津，而財閥也未會徹底解決。

聽了加藤的話，我們可以對日本政治上的一些基本問題增加一些了解，也可以看出採取中間偏左路線的人與政團的煩悶。

看日本政治勢力的消長，在大勢上是有矛盾的。日本保守勢力的封建腐化，現政府之低能與腐敗，以及經濟問題的日趨深刻，是有利於左派勢力發展的；但在另一方面，整個政治的體溫，却正適於保守勢力的重行穩固。國際大勢（美蘇對立的尖銳化）與政治技巧（改變選舉制度與以「整肅」打擊新黨運動），已給左派與中間派以甚大打擊，而共產黨的勢力尤其不易發展。日共的不易發展，有三個基本原因：一。盟軍總部的壓力；二。農村有敗戰景氣；三。普遍的反蘇情緒。日本的政治主流是向右的。

一串感想

在日本住了十六天，於三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時飛離東京，下午六時餘到上海。在日本的十六天中，承盟軍總部及中國代表團的殷殷招待，並給與種種方便，最使我們感念不置。僑胞們的熱情，以及我們所接觸到的日本人士的情意，也都使我們永永難忘。看看日本，雖只忽忽半月，也是振觸萬端。歸來想想，除了已寫出的外，仍是思緒起落，像似還有一串感想。

本來日本問題太大了，片面看看，已是問題種種，況且我是一個中國人，以中國人的眼光，去看戰敗後正在變動中的日本，更覺前途有許多問題。

十一年前，我們正受着日本侵略的重壓，我在北平清華大學演講，曾說：「我們不妨作一個最大的假設，假設上帝降下一種力量，幫助我們，一切如我們的意思，把現存的中日問題解決了。請問題就此解決了嗎？而實際依然未了。我們儘管靠上帝的力量，把目前的問題解決了，我們若仍懶懶的躺着，不使勁，人家仍將繼續前進，最後的結果，我們仍然是慘敗。」現在日本已戰敗，中日間的陳帳俱告清算。將來議訂對日和約，日本也不是對手，而是由盟國來共同商訂。

中日問題如此解決，可謂再理想沒有了。但是，看看日本，想想我們，在心頭對照一下，就知道問題依然未了。

六十八年前（一八七九），中日兩國爭琉球問題，適美國卸任總統葛蘭志將軍（Gen. Grant）游歷遠東，特為調停。葛蘭志到東京後，函李鴻章，謂「日本氣象，似一年興旺一年」，其隨員約翰楊（John Young）亦函謂「中國的大害，在一個弱字。」今天中國是戰勝國，却並不強；日本是戰敗了，但到它國內看看，儘管困窮，儘管殘破，但無形中總使你感覺到它有一股子勁。這股子勁，使敗後日本刻苦努力；這股子勁，將來一定要對遠東大局有大影響。對於中國，尤其要有影響。

中國記者團這番到日本，在歷史的意義上是空前的。我們是主要戰勝國的記者，作盟軍總部的客人，去看投降被管已一年半的日本。我們要看什麼，日本就得給我們看什麼；日本人要想招待我們，有時還會挨不上。例如東京朝日新聞社招待我們參觀，已列入日程，而臨時被盟總刪掉。我們做貴賓，受招待，但總覺得有些不對勁。

我們是二月二十七日到東京，轉天就發生了台灣暴動，使我們感覺特別難受。英文星條報甚

至登載着，說台灣人希望由美國託管，更使我們感覺難過。我們在日本，最怕人問國內事。僑胞問我們，我們覺得慚愧；日本人問我們，我們覺得難堪；美國人絕不與我們談中國事，是他們特別不碰我們的瘡疤。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到天真爛漫的美國人的人情世故，不知怎的，這也使我心頭感到隱痛。

我在日本半個多月，從小處看，我從沒看見一個叫花子，也從沒看見到街頭巷角有人撒野尿；往大處看，多少工廠正在動着，更多的工廠躺着待動，縱橫密佈於全國的鐵路，一個個的軍事基地，海上也還活動着許多船；向遠處看，肥肥碩碩的孩子們，人人帶書包上學校，他們至少將讀到初中畢業的程度，日本兒童從今年起人人都要受九年的強迫教育。我們呢？

日本人幾乎是全國一致的在走着一條路。這條路，是服從美國，甘做反蘇的一隻棋子。他們這樣做。可以討得強大美國的歡心，可以在盟軍管制下受到寬待，討些便宜，以便投機復興。這投機，是極冒險的，可能走向另一悲劇。

日本走的這條路，是真正的 *One way*，直線前進，走到盡頭時，無論是懸崖，或是絕壑，將要闖下去。少數人甘心走這條路，大多數人則是跟隨大溜一同流，而不加以辨識。也有極極少

數的有識之士，看到這暗淡的趨向，但是無可奈何，毫無挽轉之力，有的人從純客觀的觀點看，認為是無可奈何，是不得已，日本只有走這條路。縱然是個悲劇，也只好如此了。

除非萬分天真的人，誰也不相信如此下去日本會民主。聯合國的政策不徹底，盟總的辦法不徹底，軍國主義的陰影佈滿日本。官僚主政，財閥掌財，軍閥餘孽滲入社會，而絕大多數的日本人民依然回戀過去，崇拜強力，盲從不想，這樣怎能民主？

一個民主化的日本，是遠東和平所不可缺少的。從中日關係上看，惟有在民主化的前途纔能平安相處。不幸得很，中國尚未達到民主化，日本情形更與民主南轅北轍。一個少數人操縱國運而不安分的日本，那對於中國是極其危險的。

在東京，中國代表團開了一個盛大的鷄尾酒會招待我們。會上見到謝冰心女士，她對我說：「王先生，我們在這裏快要餓死了！」我們的代表團的確太苦了，任務如此之重，工作如此之繁，人員並不算多，經費奇少。盟總的辦法，聯合國軍政人員不得購用日本衣食用品，一切要由本國供給，我們一無船，二無飛機，給養自然難得充足。就地購用，縱使有錢，也是犯法。雖說若士物品可向日本政府徵用，可是須由盟總核轉，周折准否，是毫無把握的。戰後處理日本的問題

多麼重要，而我們的代表團竟連柴米油鹽都成問題。中國代表團在東京，好像似飄流在孤島上的勝利代表團。

我們的代表團，在日本的地位很尷尬。與盟總往來辦交涉，常常受冷遇，辦不通，日本人漸漸也看中國地位下落，而表輕視。有幾次聽到日本的舊官僚也大發同情中國代表團的議論，說：「中國代表團的地位是很困難的，沒法子，只好消極。」我聽了心裏非常難過。這不單純是國家重量問題，也還有一個政策的問題。譬如說，盟總的政策是如此的，中國政府的政策究竟如何？盟總是要中國完全遵循它的軌道。在一個座談會上，朱團長世明大聲疾呼的說：「我們需要決定對日大方針！」這話正確極了。

我以為聯合國管制日本應具有兩大前提：第一。管制日本是爲了消滅戰爭，而非準備戰爭；第二。根據和平民主的方針，嚴懲戰犯，根絕軍閥餘孽，徹底解體財閥，並不容新財閥產生，這就不可避免的需要相當採取社會主義的政策。

從東方的全局看，日本並不是一個小問題，日本人民的任務也極大。過去七十多年軍國主義的努力完全錯了，今後日本人民必須堅決走和平民主之路；設若迷了路，日本民族今後仍將扮演

大悲劇的角色。

假使說日本民族竟無此聰明，或竟不得不向危險的路上走，那自是極堪浩歎的不幸。但爲中國計，我們畢竟是勝利的大國，我們的國際地位至少還在前五位，我們的國運還絕對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和平！統一！民主！獨立！建設！是我們前進的坦途。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寫畢於上海）

日本半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王芸生

發行者

大公報館

上海南京路二二二號

印刷者

大公報館承印課

上海民國路二六一號

定價

法幣捌元

捌元

國家圖書館



004283507



279

6:2

籍